

函史上編

上六十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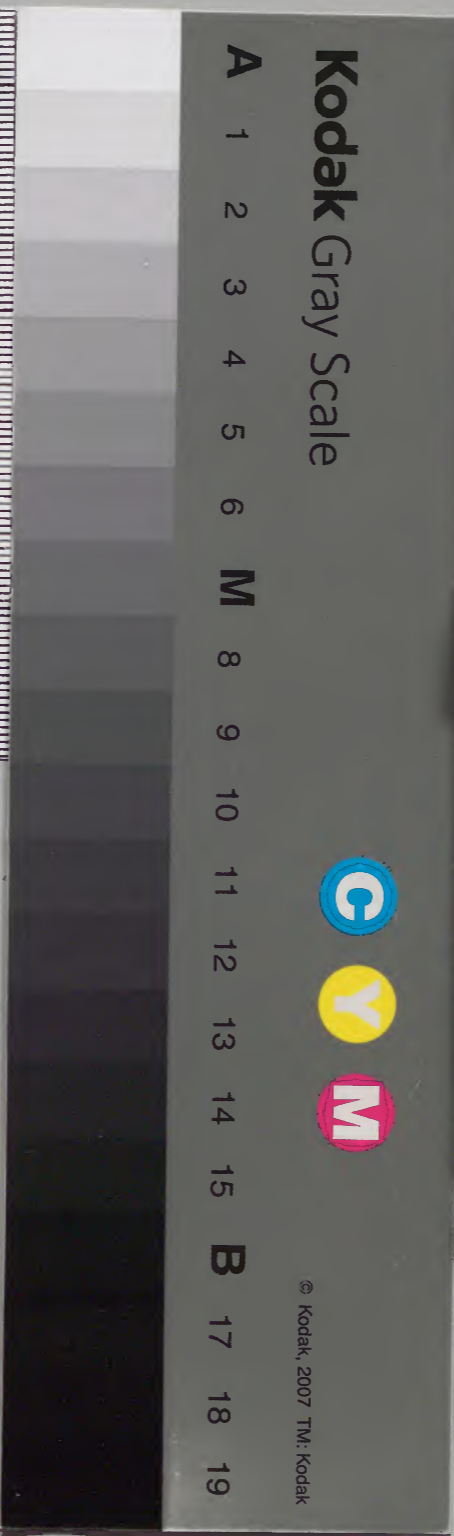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二	一	五
一	三	七	九
六	六	七	九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二	二	六
書	一	一	九
六	六	九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16
冊數	54 (29)
函號	286 63

廿九



國史編卷之六十二

宋臣列傳

盱郡鄧元錫纂

許景衡

字少伊

溫州瑞安人。宣和中，以侍御史言文昌政

本樞密本兵，不可以久。虛願博遊，忠賢補其闕。童貫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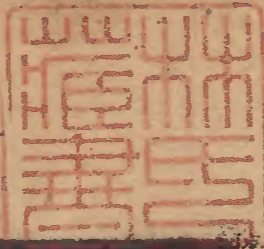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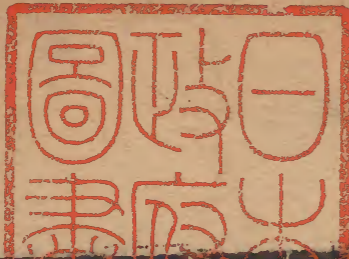
宣撫河東，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睦寇平，江浙郡縣殘

毀，而茶鹽比較如平時。景衡言茶鹽之法，當以丁中衆

寡為歲額高下。今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比較如平日。

是蹙民也。燕雲之師，作軍乏興。景衡奏財乏在節用，民

困在恤民。今諸營繕，若花石綱運，非常賜予，宜節省。吏



員軍伍。若無名功賞。寅緣干請。宜裁制和買。和糴鹽法。爲害孔。不報。爲王黼所恚。罷歸。靖康初。以右正言召。坐救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遷中丞。東京留守宗澤。爲言者所毀短。景衡曰。臣自浙渡淮。至行在。人籍籍言。澤爲京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縷縷也。雖未識其人。私竊慕歎之。今苛責其細小。忘其大。則不怨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罷澤。不識搢紳中孰其有威名政事。加於澤。足任重者乎。疏入。帝封以示澤。澤以安除尚書右丞。爲潛善伯彥所排沮。罷奉祠。卒。謚忠簡。景衡爲程氏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

時俯仰。斥逐。然而帝思。

宗澤

字汝霖

婺州義烏人。幼開爽。有大志。舉進士。爲趙令。

以趙爲河北走集。請升縣爲州。重其權。不報。澤歎曰。他日會思吾言。知萊州。忤部使者。劾罷。結廬東陽山谷間。以居。泊如也。靖康初。起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憚避不行。澤單騎就道。磁經亂。民流。帑廩朽然。澤繕壁浚隍。器械募勇敢爲固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宜各蓄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應之。是一郡而當有十萬兵也。從之。兼河北義兵總管。金破真定。引兵南。自李固渡河。恐磁兵躡其後。遣數千騎扣磁州。綴之。澤

縱擊多斬獲悉鹵獲頌士連破之。金人懼乃分兵留屯。會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止王母行。王以全語具帝紀。中及康王得詔。開府督天下兵勤王。澤履水渡河。見王勸亟前。會虜以帝詔來言和可成。敕毋動。澤曰。此狃我也。君父方急難。望援師。何啻饑渴宜急引師。趨澶淵。固無害於和。萬一敵有異。則吾兵抵城下矣。王從官汪伯彥等難之。獨勸王遣澤行。嘗難。澤轉戰前。遇金開德。敗之。度金人必犯濮。潛遣三千騎。城守濮。敵至。又敗之。金趨開德。與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敗之。還至衛。前溥敵。王孝忠戰歿。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進兵。亦亦

歿歿等耳。然進歿歿。義況乃從歿中儻生乎。士卒奮無不一當百。金大敗。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必夜以鐵騎蹂吾軍。軍立盡。乃暮徙營。四設伏。金夜至。得空營。大驚。而伏發疾擊。又大敗。又時出不意。遣兵涉河。撓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使趙納。知興仁府曾楸。令合兵勤王。無應者。而二帝北狩。澤聞之。號慟。引孤軍走黎陽。至大名。欲據金歸路。邀擊之。不克。於是上書康王言。今天下所屬望者。惟大王。王行得其道。則天下之心可得也。失其道。則天下

之心從失也。所謂道近剛正，遠柔邪。納諫爭，拒諛佞。尚
恭儉，抑驕侈。體憂勤，斥逸樂。進公實，退私僞。是已。因累
表勸進。王即位，召入見。涕泗交頤下。陳興復大計。與李
丞相綱指合。而為黃潛善等所沮。除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時朝議割河東西。陝蒲解。昇金以為和。澤疏言。河之
東西。嘆之蒲解。此天下形勢之處。陛下當兢兢業業。為
祖宗守之者也。柰何輕議割乎。昔金師再入。以和臣主
和。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嘶黜陟
以再造王室。而割地。是自蹙其國。自絕其民。而禡天下
忠義之氣也。臣雖駑。願冒矢石。為將士先。會開封尹闕。

用相綱薦為東京留守。時都城新破。虜騎留屯河上。金
鼓之聲相聞。而所在盜盜起。京城樓櫓盡撤。防守闕如。
人情洶洶。澤至。勞來安輯。首捕誅舍賊者數家。嚴徼緝
之令。脩樓櫓。完雉堞。畫防禦。戰守之具甚設。金入寇。諸
將請斷河梁以自固。澤笑曰。昨金騎來。無為捍禦者。政
坐此。河梁耳。河梁斷。是隳戰士之氣。而示敵怯也。乃命
步。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分敵勢。救諸道兵並會。而勒
諸將嚴護河。金忽引去。已自鄭驟馳抵白沙。壓都城而
軍。僚。懼。問計。澤方對客弈。笑曰。何事。張皇。劉衍輩在
外。必能捍敵。金與衍戰急。而澤潛所遣精銳繞出敵後。

八擊大破之。衆乃大服。當是時，羣盜河東王善者，擁衆七十萬，澤念善難以倉卒破，而其人義槩可動也。乃單騎馳善壁，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使有公等一二輩，豈憂女真哉？今志士立功之秋，不可失矣。善感泣，解甲降。有揚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餘，擁衆各數萬，皆宣諭降之，推納不疑。已朝命盜丁進以閣門宣贊徼京城，進以其衆入謁，賓佐請爲衛而見。澤曰：「木石可感之，使動况人乎？立見撫勞之。翌日，詣其營勞軍，進感服，効死。於是卽京城四壁各置帥，領招集之衆，造戰車千二百乘，遏敵衝於城外，據形勢立壘壁二十四，駐兵往來按試之。

其沿河鱗次列砦，曰連珠砦，而河東北山水砦，起義兵，各團結聽節制。於是京輔左右，星羅碁布，聲勢連絡。金來犯，輒衄。大憚澤，不敢名，父呼之。而東京翼然，時黃潛善勸帝幸東南，澤發憤抗疏言：「舊京乃祖宗百十年積累之基業，不可棄。今又已完戢，開封物價漸平，不異於平時。士大夫軍民懷忠義者，日夜引領翹足，願鑿輿旋蹕而偷安東南。臣竊惜之。靖康中，固有倡和順旨，冒富貴者矣，亦有奮不顧身，獲罪戾者矣。以臣主觀之，冒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前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前之言和議不可

行者也。惟陛下垂審熟之思。且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郡縣雖稍陷沒。特一指臂之不信耳。以一指臂之不信。而欲并腹心棄之。豈不過甚也哉。章十數上。潛善等姍笑以爲狂。且謂山東民若名起義實盜也。請止勤王師解散之。澤疏諫曰。往敵圍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爭奮。日湘湖江淮閩廣連絡數千里。爭先效命。當時大臣無遠畧。不因撫用。使饑餓窮困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乃異時宰相措置乖謬之罪也。今河東河北節義之夫。不從虜。保山砦自固。至自黥以表忠。而止之。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也。又遣子郢詣行闕上。

疏曰。今伊洛復而金酋北走。滑臺固而敵兵屢敗。河東河北皆諸義帥。日夜企踵望官兵之來。時幾如此。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可期也。柰何不乘時幾奮發。而日規規爲偏安謀乎。傳聞四方。必且謂中原不守。將遂爲控扼江淮計耳。尋疏言。今丁進李成等以數十萬衆願護京城。願扈駕還闕。楊進等兵百萬願渡河致死。陛下及此時還旆。衆翕然愈奮。周宣漢光之業何遠哉。乃聽奸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宣光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竊爲陛下惜之。夫聖王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今上皇所

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脩寶籙宮。爲迎奉之所。使天下曉然。喻於孝弟之義。愛敬之本。帝爲降詔。擇日還京。而澤日夜經營。北渡河。契丹幽州人有歸中國。及爲所捕虜者。引與語。勸諭以忠義。人競感憤。給糧餉。遣之。賜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又爲榜文數百。令散示。陷沒州郡。於是燕趙豪傑。景嚮。澤剋日進師。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及虜不虞。分畫諸將。所從入。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王再興等自鄭州復西州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復洛相真定。餘各以所部分道入師。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及契丹兒前所撫

遺者。必同心相應。醜虜殄滅。可期而望。願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使出兵爲外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而兩河可指日復矣。願陛下早還京。定蹕。疏入。潛善忌澤成功。百方阻撓之。澤抑鬱不自堪。疽發背而病。諸將入問病。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因憤憤至此。公等能殲敵。卽我死何恨。不然。長寢之日。長恨矣。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誦杜甫詩。自歎恨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爲罷市。弔哭者久之。

澤忠義自天性。而機應神速。每當食。必歎息曰。此君父側身嘗膽時也。乃臣子忍安居美食為耶。信賞必罰。威嚴不可犯。粘罕據西京。澤遣李景良。閻中立。郭俊將擊之。遇虜。中立戰歿。俊民降。李景良遁。澤為中立發哭。哭之慟。獲景良。責之曰。不勝罪可恕。亡何也。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酋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歿。即不失為忠義鬼。今反為虜。持書來說我。何面目見我乎。斬之。目金酋曰。我受命守此土。有歿而已。汝為人將。不歿戰。當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人為敵。脅而來。非得已。縱遣去。趙世隆

者澤知磁州時。中軍佐也。澤去磁。以州事付鈴轄李侃。金圍磁。世隆殺侃以降權州事。至是與弟世興將三千人來入見。拜訖。澤詰殺守將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乃朝廷法令名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世隆所將者兵。露刃克庭。世興佩刀立階下。左右股栗。澤徐呼世興慰之曰。汝兄犯法。汝能奮立功自足雪耻。不相及也。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入。謂世興曰。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往。復滑州還。厚賜慰籍之。有降盜趙海者。屯板橋。塹路阻行者。澤卒八人過其壘。海怒。齎之。澤聞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入。澤方對客語。詰之。海具伏。即

械繫獄。謂次將曰：汝領衆還營，明日斬於市。其用法，翁張類如此。楊進王彥負衆不相下，鬪于天津橋。澤出片楮諭之曰：爲國之心如是乎？當公戰時立功，卽勝負自見。何私鬪爲也？各相視，慙沮退。恩威並濟，故能以孤軍禦強敵。而填定大都。子穎以忠義得士，澤旣沒，都人相與請以穎繼父任，不許。許起復判留都，而以杜克代將。克至，逢黃潛善意，盡反澤所爲。豪傑解體，諸帥聚兵各散。復爲盜，穎數爭，不能得。請終喪歸，明年充棄其師。東京陷。

李光

字泰發

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親喪哀毀如成人。

第進士。以師禮事劉安世于南京，告以自無妄入服膺之。官司封郎，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而怨嗟之氣，結爲妖殄。爲王黼所惡，出知陽朔縣。李綱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偉之，伺見於水驛，與定交。金師急，帝意欲內禪，光爲符寶郎，覘知之，恐蔡攸梗其議，因納符以危言聳之。攸懼不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言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困於李彥，而天下根本竭於王黼。蔡京今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請復舊制，三省樞院通兵民財爲一，與戶部量歲入爲出。又言三鎮不可棄，宜遣河東

北兩路起強壯首尾掩擊之。遷侍御史金逼京師。士大夫委職去者五十二人。同罪異罰。光請逮于理。公行之。金再入圍太原。奏請委大臣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部土豪將之入勤王。且請脩京城壕堞爲守禦。會彗出寅良間。時相耿南仲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言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不懼也。無不省也。今外夷盛強如此。何得以災異著之。謂無憂乎。謫監汀酒稅。高宗卽位。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繕城池。聚兵糧。籍民以保伍。爲義社。擇健武者統之。又柵險要。謹屯戍。釐城址爲十分。各著籍爲守。晝自便。夜巡警。

加嚴。有急則戰。民租故輸邑者。令悉輸郡。民初謹言。不便。寇至。迄賴以全。事聞。進直龍圖閣。金陷建康。奔將散卒。至者給之食。水軍叛繁昌。立遣兵出不意。擊破之。御營統制將不相能。擁潰兵城下。索鬪。光至。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泣解去。劇盜戚方破寧國。傳城具砲石。前攻光。編竹揭簾禦之。砲石至。即反墜。作書射賊。副將馬前以疑之。城益急。光寘七首枕匣中。敕家人必自裁。無陷賊。會援兵至而解。進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尋擢吏侍郎。光疏言。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其時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

諸州石季龍重兵屯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
之今駐蹕會稽三載矣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
蕩無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是東晉之不若
也東南根本之地進足戰退足守者莫如建康宜屯兵
積粟命將士分信地以守調旁近兵佐之便時有詔金
深入諸郡守丞相守避所宜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
社稷之重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使遁
也寢前詔帝欲蹕臨安命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督
營繕尤經營搏節不擾而辦奏蠲減兩浙積負及九邑
科配示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以管軍屬節制懼甚拜

庭下光握其手起之曰公昔爲寇吾爲守分不得相
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力忠義勿以前事爲介方感泣效
命擢吏尚書大將韓世清苗傳餘黨也屯宣城被調發
不行光請出不意除之乃命光招撫淮西道宣城世清
入謁送闕下伏誅相頤浩以不預聞而怒除端明殿學
士撫江東知建康秦檜罷坐檜黨落職奉祠後累禮尚
書光言今駐蹕東南而兩浙自冬徂春雨雪不已百姓
失業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大兵誅討殺戮過當宜亟
選良吏撫懷之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議臣欲推
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非便事得寢出守台移溫

州已秦檜定和議素善光欲籍以鎮浮議召參大政而
 光不義其所為也與大忤議和不可恃議淮南守備不
 可撤三大將兵不可奪於榻前面折檜壅陛下耳目盜
 國權因求去明日帝謂之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
 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腹心何去也章九上除資政殿
 學士知紹興尋奉祠以万俟卨論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瓊州安置已陸升之告光中子孟堅撰私史呂愿中
 又告光與胡銓等賦詩訕朝政竄昌化軍年八十始以
 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自便至江州卒孝宗即位復資政
 殿學士諡莊簡

幼子孟傳字文授光謫嶺表方六歲知力學曾幾以其孫妻之以父恩歷太府

丞與韓侂胄有故侂胄欲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
 志已決遂引去以福建提舉入對政府故人折簡問勞
 幸少留孟傳謝曰孤蹤造朝獲一見清光幸矣對畢即
 出關與史彌遠有聯以部使者造朝彌遠欲留之納使
 節而歸常誠子孫言安身莫若無競脩已莫若自保守
 道則福至求榮則辱來人以爲名言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第一累兵部員外
 郎靖康中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瑀奏願奉使不願割
 地不報還除左正言論徐處仁庸汗吳敏昏懦唐恪傾
 險請黜免別選英賢贊大計改屯田郎謫監漳州鹽建
 炎初爲給事中兼侍講與胡安國等坐檜黨罷與祠久
 之召赴行在除兵侍郎兼侍讀論金有輕我心宜省費
 抑末常賦外一毫毋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人
 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計瑀再拜曰十年之說
 必早夜以思願陛下勿忘除兵尚書竟忤檜出知信州
 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
 金黏罕將自東平入四窺行在黃汪以爲是李成餘黨

也。無足憂。守以監察御史請防淮防江。毋玩寇。請詔大臣專選將治兵。諸庶政付諸司六曹。忤二人意。遣撫諭京城。還奏。金必深入。而金果渡淮。帝航海。後蹕臨安。守遷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處宮室之安。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輕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畢受制於人。撫嬪御。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反身約已。謹毋欲縱。而天不悔禍。未之有也。且言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歲孰

愈。而今日朝廷之設施措置。於前日。未始有異也。倘復有維揚之變。而後圖之。雖斥逐大臣。亦何救於禍。除禮侍郎。以趙鼎薦。遷翰學士。知制誥。進參大政。劉豫導金人寇淮上。而敗。諸將來獻俘。守疏言。所俘誠金人及他蕃種。戮之可也。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虜驅掠以來。豈其心哉。宜諭以恩信。聽遣還。願留者聽。已復上措置方略言。神武中軍。當專扈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荆襄。使血脉貫絡。聲勢相聞。又言。今大將皆握重兵。萬有一卒然不諱。若賜罷。則所統之衆安屬。宜及今擢麾下士。忠力者。使為統

制令各將五千人。碁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此指臂勢也。閩自范汝爲之變。公私赤立。守鎮福州。四年。撫綏彫瘵。請于朝。蠲貸常平緡錢十五萬。民以甦。引病去。久之。復參大政。張浚斥永州。力營解弗得。帝蹕臨安。守力言。建康江流闊險。氣象雄偉。可都。與趙鼎意異。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初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後同樞府。始燭其爲人。執浚手。謂之曰。守誤公矣。彼其人趨向深僻。有患失之心。公必慎之。移洪州。以郡縣供億科擾。疏乞蠲和買和糴。而檜方損度支爲月進。日憂財。見守疏。怒。罷奉祠卒。謚又靖。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與范宗尹友善。建炎中以宗尹薦得召。既至。見宗尹。質責之曰。往與公相期者。而何令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元元塗炭。尚誰待乎。漢避地陽羨山中。分歿溝壑。今勉出欲一見公道。此意耳。范矍然失席。曰。宗尹之罪也。對便殿。言昔人有言。君以爲難。易將至矣。臣始至都下。見士夫言。天下事皆曰難。而國事愈壞。何也。昔以爲難。則勉強爲之。故易。今以爲難。而弛不復爲。姑以待乎。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是祇益難耳。臣竊觀宣和末。中外皆袖手竊歎。以爲難。而不爲者。十五六。至靖康。陛下以爲與宣和孰難。靖康未以爲難。而不爲者。十八九。至今日。陛下以爲與靖康孰難。由此言之。今難於前日。又安知來者之難。於今日也。帝甚嘉納。除太常博士。累遷起居郎。應詔疏。持務數千言。其論省費曰。宋興百七十有三年矣。自朝廷至百司庶府。朝夕所行。盡百七十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分裂。陛下居曰行在。止曰行宮。而於一日二日。駐蹕之所。以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年之彌文。不忍廢。臣竊以爲難。今論者不知隨時以省事。而欲隨事以省財。度不能給。則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有不重爲費。而徒示人以弱也。臣請以一

事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才之衆歲取進士不過數十人近者陛下策士釋褐命官猶循故事至四五百斯已費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人半挺詰之曰省費也此其爲省之術亦已拙矣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定其論若曰興衰撥亂之事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則爲之任賢使能恤百姓之事則爲之諸不在此者卽一切姑置則省之道也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賦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二萬至是主計者歲賦如崇寧居正持不上疏得請如建炎中制漕司移州共御爐炭下其期且言庸理非如胡挑文鵝鴿色者不中居正曰如期具可矣民以炭自業率深山窮谷之人彼安知所謂胡挑文鵝鴿色邪天子方躬簡儉以新風俗不當以浮侈爲國費及還朝從容爲帝誦其語帝嘉歎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况附火豈問炭文色耶累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也恬俊勢侵令令械之獄俊怒訴於帝帝爲罷令居正卒直令復之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乞免所在徭居正言兵興來士大夫及勲戚家科率與編戶等欲寬民力均有無幾共濟國事也今行之端不可長除口有自中出者爭以爲啓近習請託進擬之端錄皇

祐詔以進出知饒州徙信州始秦檜參政事時與居正論天下事銳甚及旣相所言皆不讎居正疾其詭於上前質責檜甚恨之起知溫州居正自矜知終不爲檜所容請祠歸杜門檜充忌之諷中丞何鑄劾爲趙鼎黨奪職奉祠居正儀觀豐偉學根極六經深醇閎肆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祭酒楊時善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姑舉其端欲髮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與成吾志矣居正感勵著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二書行而天下遂無復言王氏學者倭禪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卒季子未蔭也仇愈字泰然青州益都人大觀中舉進士授邠州司法獄詳恕爲鄧城令秩滿民遮泣不得云徙武陟令燕山之役餽饌畢給及涿大軍潰間關營護無棄失而還調高密丞俗器訟愈攝篆部決如流事無淹久民至懷餼餌以聽質州補攝司錄民數千人於守所徑奉以歸盜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閉關叛掠官吏獨啤曰無驚仇公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導金入寇民情惟懼統制張琦欲驅民度江突入登郡樓揚白旗以麾迫愈上馬先之愈曰若等無守土責可南吾爲守當守歿封疆且寇未至而逃豈謂守哉琦等不能迫而散

時金兵日迫。念求援于宣撫司。不報。遣子間道走行。在告急。又不報。准甸人謹言。朝議棄兩淮。保江。洶洶欲動。念亟錄親征。詔頒之。監押閭。僅成于賊。餘衆來歸。帑藏竭。業無以爲賞。引與班坐。以酒食犒之。衆皆感激。復壽春。三戰三捷。而劉麟復以步騎數千掩合肥。急宣撫司。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江念報言破殘後。兵食兩乏。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當歿守。今委城遁。使金有淮。四治兵艦於巢湖。必且爲後憂。竟堅守而全。加徽猷閣待制。召詰闕軍民號泣以送。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嚴豪強。獎良善。吏受賄。雖一錢不貸。姦猾屏迹。歲饑。發官儲振業。民無歎。徙以和議忤檜。居全州。金渝盟。復待制。知平江。卒。贈左通議大夫。念事母孝。母沒時。崎嶇轉徙。而造次必于禮。自初官。訖通顯。端特無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念大器之後。當國。未嘗私見也。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日費幾何。對曰。度用二千。念驚曰。吾守郡。費不及此。遂止。不薦。其端介如此。

張燾

字子公

饒州德興人。舉進士高第。靖康初。相李綱爲

親征行營使。辟佐幕。綱罷。坐從貶。建炎初。判湖州。應詔言。今巡幸所至。營繕從之。非嘗瞻臥薪之意。紹興中。累兵侍郎。入對。帝問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病安在。燾對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後收成效者。陛下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而前卻者數矣。所與斷國論者。大臣。而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代。罷無慮二十餘人。此何以圖功哉。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帝爲慙然。權吏尚書。金使至。議和。燾欲強帝意。疏言。陛下受命。得國出於天。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數犯。行闕無虞。天所贊也。宜謹邊防。厲將士。毋取必於彼。而

取必於天。金使邀帝親拜受偽詔。又力爭監察御史施
廷臣以贊和擢侍御史。莫將擢起居郎。燾率其屬上疏
言。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勾龍
如淵以附會得中丞。衆論固謹然矣。今廷臣又以迎合
故得超擢。一臺之中。長貳相化。既同鄉曲。又同腹心。變
亂是非。何所不至。而莫將者。又以此而擢右史。夫如淵
廷臣。大將。則又姦人也。考其夙昔。無所不至。而陛下
欲與之謀王斷國乎。於是將廷臣命皆寢。而燾回折如
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所薦七人。皆嘗北面張邦昌。此何
以稱哉。和議成。副大宗正士儂朝入陵。還疏言。金人之

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耻。陛下以梓宮兩宮
之故。而通和。然戎狄豺狼。何可保恃。戡亂定禍。非武不
克。願脩武備。俟釁而動。盡天子之孝。未附言金玉珍寶
藏之。足動人耳目。又其爲物。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永
固陵。願盡屏勿用。帝從之。又言。朝廷以講和故。戒勿遣
間探。而我之動息。敵無不覘知。願飭邊吏。廣耳目。爲防
而兀木果敗盟。出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陛辭言。蜀民
困矣。官吏又從賸刻之。臣願宣德意。諸官吏虐民爲茶
毒者。得先罷。後劾。使一路速霑霖澤。帝喜曰。豈惟一路。
四川恤民事。一以委卿。在蜀四年。戢貪吏。蠲租賦。賑荒

脩學蜀以大治乞祠去民尸祝之檜灰起家吏尚書贊定儲先是置御前甲庫供宣索而內酒庫酷良醞侵大農教坊樂工繁多燾以為言帝嘉納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參大政以老病不拜致仕卒謚忠定

晏敦復字景初元獻公孫也少受程氏學第進士官吏部請調不行銓綜平允累給事中冬至節取度牒四百充好賜敦復曰今兵興費廣百凡佐國用者當謹惜寧當濫費且兩宮遠狩陛下欲一鴈上萬壽不可得又何舉平時例行慶賜為也事得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授有太醫以中旨免試敦復言一卒微事醫官賤品而上瀆宸聰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來姦人欺罔取內旨壞紀綱此何可法也汪伯彥于召嗣除監司敦復言伯彥庸回誤國子素無望不可任在右省兩月論駁者二十四事朝廷憚之為吏侍郎又論此有司不肯任責諸事瑣屑皆取決朝省由是宰府所治不減有司天聽覽每及細務願申救獨留意其大者遠者金使來詔

論江南平甚力奉祠去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慶獨色憂人問之曰姦人相矣時皆謂不然後始服其先識奉祠卒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孤事繼母孝撫弟妹恩從舅氏胡安國學通春秋第進士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判行刑狀如圭白其誤帥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公柰何重易一字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遷校書郎金使至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處之如圭亟入見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柰何令仇虜入腥膻其間乎趙竦然為改館既而使倬驚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而逆檜力主之如圭書抵檜痛責之又率史館六人疏力爭自是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已起判荆南荆南戶舊數十萬遭寇亂衰減已流庸稍集而議者希檜意亟增賦積逋至二十餘萬緡如圭力言於帥奏蠲之會檜歿召對帝勞問久之如圭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又論東南俗不舉子傷人理請舉漢貽養令全活之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又言今屯田歲獲盡輸官而田卒賜衣廩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無饑寒之憂宜籍荆淮廣土畫丘井放古助法別科條以令政役以直秘閣提江西常平詢究治病搜訪人

林汲汲如嗜慾所論奏皆一方久遠之利改利州路提刑病請祠以諸位未定劉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為藁封以獻起知泉州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會南外宗宮寄治郡中為橫放如圭齊以法為浸潤以內降罷領祠客邵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遠近學者從質問經義引接不倦孜孜焉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林靈素以道術幸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未嘗一見也兄禮侍郎開爭和議忤檜免幾亦去官寓上饒檜死授祕書少監幾當宣和中已為館職去國三十八年而復鬚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為同舍生述前輩言行臺閣典故三館咸推先之權禮侍郎疏引年帝曰卿氣貌未老志少留幾謝口入寇宰臣有請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以敷文閣待制無南中物初開從游醉學幾佐應天時黨禁方厲從劉安世游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學故兄弟並以學稱開事見帝紀幾子逢賢任至司農卿

杜莘老字知辛眉州青神人唐工部郎南十三世孫也赴廷十舉以親老輒廷對歸養以魏良臣薦主管禮兵

高文字南渡後國典散逸而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帝崩吏相視莫措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先一日問舍王莘老白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可也帝歎息以為真禮官及虞或謂帝憂勞可宰臣攝事莘老爭以為禮速反而虞重虞也上仁孝慎諸此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解言職求去莘老從容言方多事令俊卿輩在論思地宜有益詔復留莘星見東友應詔言莘蓋氣所生象為兵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宜因天戒脩武備已金敗盟莘老言敵欺天背盟當待以無懼願毋以小利鈍為情狃宜延見大臣侍從無軒暮為防又言禁衛單寡事皆施行始自蜀造朝不以家自從帝面褒諭曰聞卿出蜀獨蒲團紙帳如遊僧真難能也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諸作姦蠹者具得其根本多所糾劾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避畏不言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故居位稱骨鯁治郡課最焉

陳規字元密州安丘人靖康末盜攻德安德安守棄城遁規以安陸令攝守竟全城建炎初除直龍圖閣知德

安時羣盜充斥。有李孝義者，以步騎數萬，前薄城，稱受詔招討。規登城視其營壘，曰：「詐也。」亟為備，擊走之。盜李橫攻圍七十日，造天橋填壕，謀臨城，鈎橋陷壕中，焚之。橫敗去，盜楊進至，與相持者八十日，不能難，結好去。盜董升遣其黨李居正、董進來求犒軍，規以進橫肆不可舍，而居正可使也，立斬進，授兵使居正為前鋒，大破之。徙知廬州，病奉祠，復起知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條屯營事宜以上諸屯營，皆郡縣兼綜，更置屯營官，改知順昌。廣羅粟麥，金敗盟圍順昌，與劉錡同死守，破敵，平琦所以破敵，以積粟多，而備豫規之力也。語具帝

規行義，善振施，家無餘財，嘗為女求從嫁，其親謂之。雲夢張貢士女也，立輟女奩嫁之，聞者感也。
乾道八年，詔刻德安城守錄，頒天下立廟，賜額追封。

利侯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舉進士，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稱旨。時秦檜意有所屬，而天子擢第一，檜不悅，罷知舉王儼，逵簽書劔南東川，久之，帝問逵安在，召除校書郎，監司希檜意，搜行篋，惟書籍，裁餘數金，訖無以中也。既就職，檜謂之曰：「館中祿簿，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不答。檜歿，遷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檜日薦士，無一語及卿，真天子門生也。」逵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士，宰執以為言，帝曰：「蜀遠，非論薦，士何由知？」自檜顯權，抑蜀士，蜀士不得一登朝，惜也。卒。帝嘆息，謂逵文章似蘇軾，稱小東坡云。

高登，漳州漳浦人。

宣和間，以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

二十

國史綱目卷之六十二
二十
斬六賊已伏闕留李綱事平相吳敏建言請雪前相李邦彥等復用之登上書言邦彥等在政府紊亂紀綱黎庶愁怨當伏誅以謝天下而雪之是獎姦也章五上不報而敏諷學官起獄羅織屏還鄉紹興中授古縣令廣西神胡舜陟謂登言古縣秦太師父舊治所也又太師生於此蓋祀諸登曰秦為相無狀父為令未有聞祀之何為舜陟怒會登以母病去而舜陟遂建檜父祠祀之且誣登專殺迹捕登速赴靜江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事得雪坐主試策聞浙水災語指斥編管密州漳州守遣使持省符示登登即投符上馬去使者愕然太息比夜巡檢承漕司意領百卒突至欲迫登自裁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赦後就法使者感登忠奮叱巡檢曰省符在此無他語汝何為者乃得免謫居授徒自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小失則輦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竟歿容州後二十年承相梁克家疏其忠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守漳州乞褒錄贈承務郎

論曰宋國勢積弱迨南渡凜凜不保矣忠定相而宗留守固舊京威行於兩河鼎浚相岳武穆起襄陽而故都

遺民簞食壺漿以迎也斯不曰無競維人哉虜使稱詔諭至空國之人附魯連之義挺爭之而潛善為二豎檜為內間痛沮抑銷鏟之也故披木者蠹其心決河者潰其口脩臣紀於代妨賢病國之姦必媚嫉而倚齷之悲夫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幼失母毀骨立葬廬墓側有

兩烏巢墓旁枯桑父老疾跬步不離左右第進士秦檜當國棄不調在郎省於相康伯同太學有舊泊如也累直學士院論宦寺充三衛管軍必蠹國罷之其廟社功具帝紀以陳俊卿薦參大政知樞密院事出撫蜀過郢

奏城黃鴈山過襄陽奏脩府城至蜀奏閱實諸軍第壯
怯爲三等差其食汰萬人歲減緡錢四百萬所汰卒有
勞績置闕員處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
給官田振業脩荒政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萬却之
已召相以人才爲忘籍人才爲三等有見聞輒記號館
材錄次第舉用所甄薦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
十朋趙汝愚李燾之倫皆一時名賢改左丞相舉梁克
家自代以病告又薦其靖重遂竝相陳俊卿以奏留龔
茂良帝震怒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陳進
退大臣之道回帝意胡銓薦朱熹學術帝問允文識熹

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得召以兵冗財匱與俊卿
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兵費大省而軍無怨言謀者言金
以祈陵寢故欲興師荆襄帥請增戎允文曰金懲亮自
焚決不敢輕動金使至請帝降榻問其主起尸跪不興
固要之允文請帝還內下諭之曰帝還宮矣使人來旦
隨朝班上壽矣金使慚而起御史蕭之敏劾之帝謁德
壽宮太上曰方采石戰時之敏安在母聽也帝爲出之
敏而允文請留之闢言路以與克家沮曾覲見却復出
撫四川卒後四年帝幸白石大閱見禁旅精壯喜曰允
文清汰之效也贈太傅謚忠肅

興國王質博學善屬文
游太學與王阮齊名阮

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鄴道元水經各川支流畢貫穿周匝也第進士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王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主於和和乃有戰與守也會三者為一天下定矣允文撫川陝辟偕行比當國薦以為右正言忤中貴判荆南改吉川皆不行奉祠辛

辛次膺

字起李

萊州人第進士南渡初宰浦城邑為盜焚

燬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之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而靖遷審計司盜復作閩帥檄次膺賊平乃聽行竟平之而行累右正言首言左右近狎久則干政乞攬恩威自重言天下兵連不解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實取諸民此何可久也願節恩賜省冗官冗兵罷不急之

務秦檜在政私妻兄王喚進兩官為次膺所糾章不下復疏言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即國之紀綱臣之職守皆格法貴連宮掖親在肺腑言官得糾劾獨大臣媮媮顧不得引繩直之耶出提刑湖南時湖南盜大作據茶陵檜匿不以聞陛辭帝面諭言卿以將毋為請不得留湖湘風土佳且無盜行矣卒歲當召卿抵長沙聞盜大作戍將又別調始悟檜欲陷之歎也即單車趨茶陵計擒斬其渠撫定之金好成極詆檜懷姦固位罷奉祠檜歿擢給事中孝宗即位趣召對自紹興來宰執進退亟疾次膺言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願勿以一人譽

毀為用棄。出令毋如反汗。納善當如轉圜。是日除御史中丞。帝將以春饗迎高宗。幸玉津園觀游。次膺言。淵聖服未闋。金未悔禍。宜盡罷宴游。矧原野間。禁衛闊疎。當重為之慮。又鸞輿出。費不下十萬緡。願惜之以佐興。時兩淮遭寇。次膺乞招遺。昨歸業。借牛種。或募屯兵以耕。條成閔湯思退罪。劾罷之。言多裨益。帝重之。呼其官。不名。同知樞密院事。已參大政。會思退復召。力請奉祠去。
言王十朋。本上親擢。而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本上威斷。而天下皆知臣嘗疏其姦。今上朋得罪而思退召。臣何敢不退。次膺孝友清介。在朝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一掛吏議。為政貴清靜。尚德化。所至人頌其不煩。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軍人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遊多不與。一日郡中火。守汪藻走火所視之。諸僚屬出飲。假俊卿與卒行。於是咸以縱飲不憂官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藻察知之。問不自言。何也。俊卿曰。不能止同僚行。又資之僕以行。安得無罪。且公盛怒時。忍自解重他人非乎。藻大歎服之。孝宗為晉安郡王。除府教授。每勸講。輒規諷。累兵侍郎。金主雍新立。來脩好。或請正敵國儀。或請歸舊疆。曰。復舊疆。實利也。俊卿曰。不如正名。百世不易者名。名正而國威可立。土地取與得失何常。豈謂實哉。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畫。且請擇文

臣有膽畧者佐軍。俾習戎。孝宗志恢復。相浚出督俊卿。以中舍上書言。吳璘以偏師深入。而師久不決。危道也。宜分遣舟師擣山東。令虜還自救。使璘得以時定關中。充督府判官。符離敗。從坐貶兩秩。浚罷。乞祠。詣具帝紀中。起吏侍郎。脩國史。踰年。同知密院事。金檄邊吏取前叛亡人。俊卿報以誓書云。俘虜遣。叛亡人不遣。本朝兩淮。民在上國者何限。未嘗以爲言。守信誓也。今取之。將兩境。民不自安。事得寢時。曾覲龍大淵。方寵。副俊卿爲館伴。公見外。未嘗交一語。納謁亦不謝。會得大淵覲。世除拜之迹。以聞。帝爲出淵覲。中外稱快。參大政。白百官。

承御札。須審奏方下。從之。已忽改命。蓋帝中右左言。宰相欲專擅格上旨。示權重矣。俊卿爭之。帝曰。今禁中一飲食。必申審可乎。俊卿曰。臣所論。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之類。非宮禁細事也。臣備位。獨出納陛下命令。所爲奏審者。正取決陛下。防矯僞。豈顧敢自專乎。帝允行。而政事稍稍歸中書。已得相。以用人爲已任。樊廉退。抑奔競。其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言之。上拔擢之。未嘗以語人。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延見。問政得失。問人才賢否。請於楊和要害地。各列屯。仍籍民爲兵。農隙。給兩月糧。授弓弩。教戰陳。與屯兵犄角。以爲防。其兩淮諸郡守臣。

當擇才。不當論文。文武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小過而責其成功。詔允行。然竟為衆論所持而罷。初虞允文以俊卿薦。得竝相。吏尚書汪應辰。以議事忤允文。求去而俊卿薦應辰。剛正可大用。允文申寢陵之議。持不可。出帥福州。召判建康。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贈大保。謚

正獻。子必。從朱熹黃榦遊。監進奏院。慷慨盡言。知南康軍興學。蠲逋賦。一循行熹政。天性剛毅。信道甚篤。

卒。贈直龍圖閣。

陳良翰。

字邦翰。

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第進士。知瑞安

縣。俗彊急。梗吏治。良翰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期日。聽訟咸得情。民懷安之。遷監察御史。時孝宗倚魏

公浚督淮泗軍。而議者請防江。良翰疏防江却地奪川。便為非計。遷左正言。金青歸四州故疆。邀歲幣。相思遷請許之。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備。北方忠義士為虜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土。虜竊據亦屬耳。唐鄧海泗。又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辭乎。虜書要我四郡而從之。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庶幾有名。思退白遣盧仲賢。又白遣王之望往使。皆力爭。且言今督府議論。廟堂皆陽為唯諾。而陰百方沮其計。萬一爽於事幾。督府何得獨任其

責時正言尹穡附思退撼浚。良翰疏思退姦邪誤國浚精忠老成不以小人言搖之。帝曰思退議誠失然其人警敏冀可責後效。至魏公則今人才物望孰有出其右者。豈容有他。良翰頓首曰任相難使不得全才寧得椎頓朴忠之人庶緩急可賴。思退小黠大癡不可任也。且警敏一言尤非人主卜相之法。又面疵穡穡愧恨結近幸合中外力排去之然後罷督府而中外氣益衰。會兩淮撤備金大入孝宗始大悔不用良翰言復召為諫大夫。良翰言當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之衆趨韓魏江淮之軍擣青徐四川既已命大臣制置之矣荆襄

江淮亦當擇重臣臨之進給事中駁近侍奉祠後復召召為太子詹事兼侍講卒謚獻肅

劉琪

字其父

建州崇安人少傳子羽子也生有奇質從李

父子翬學蔭補郎第進士以守正為秦檜所抑逐檜必為吏部員外郎寘銓曹令式于庭中使選集者得繙閱以徵吏吏姦不能廋為中書舍人金入寇帝親征一時詔檄多所草辭義激烈讀者揮涕兼直學士院從幸建康時張浚留守建康而帝以江淮宣撫命楊存中琪繳奏謂存中不任帝怒謂宰相曰琪父為張浚所知琪不書存中黃獨為浚地耳命再下或謂琪必毋再繳誠再

繳適爲張公累。珙曰：謀帥國大事，珙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哉？執奏如初。事乃寢。以星變，應詔言：「比年來，綱維解縱，外則諸將刻削軍士，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諸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競貪虐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願陛下登俊良，遠邪佞，戢近懲遠，脩軍政之闕，精擇郡守，誅鋤賊吏，厚民生而擴恭儉，日新之德，身先之。又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強國有不易之法。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變不可豫圖者也。至脩政事，使三者之權常在我，而不在敵，則不易之法。以忤近佞。知泉州，尋安撫荆南。知潭州，郴饑盜起，州郡蔽不

以聞。珙入境，卽請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湖使，令必以便宜出師。師至，珙以師暑行疲怠也，從下夫迓之，代任負。至，犒賜過望，士咸樂爲用。又下令：「募盜相捕，斬軍民捕得盜，所隱贓無多寡不問。於是盡誅其豪酋，釋脅從而盜靖。帝手書慰勞，珙布上德，行寬政，廣召募，厚撫犒，嚴紀律。湖南肅清，商旅野宿焉。召爲翰學士，兼侍讀，參大政。夙夜圖所以叙進人才，寬民力，練軍實，卒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而尤以輔上德，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以糾近習，奉外祠，以安撫使知荆南，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固辭，上書言：「臣材

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經付以樞院畀以荆襄
軍旅之任非以荆襄爲吳蜀要害臣備員江陵粗知兩
路事宜而然耶然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
剛則四肢壯而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不
仁濕侵爲腫而病矣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
之實陛下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而曠日持
久績用未著者則有恢復之形而未有其實也夫有實
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之覺有形無實則兵未動
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
嚴而何以待之必求其實願以脩己爲本以求賢爲先
以生民爲重然後簡將養兵可次第而舉諸疏事實未
至者甚具最後言三年通卷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
金革無避之說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而臣乃冒金革
之名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竟不拜免喪
復官召赴闕慰勞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荆襄故有民兵
皆土著自愛且近邊知虜情輕鬪後稍墮廢琪隨鄉團
結寬取丁之數弛其賦歲時簡練之而軍成安南貢象
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致之州野騷然琪奏曰象用於
郊祀不經見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今使吾中國之疲
民憊於遠夷之野獸非仁聖宜有詔却之湖北茶盜數

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琪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急乃致死揭榜諭所屬各具數千人食待之盜果亟去其留境內嘯聚者一戰擒之移知建康安撫江南東路以早饑奏蠲二稅檄轉運司移粟振貸糾上流過糴遣郡屬循拊而身蚤夜咨訪誠意孚格民無捐瘠明年進觀文殿大學士而病帝遣中使以醫來視病卒帝哀悼輟朝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琪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稜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琪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飾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依古禮而敬行之

在州郡寬於民而急於吏禁吏漁蠹而阜民厚俗之務日孜孜焉事少失雖下吏言立改大脩潭州獄麓書院養士數千人禮張栻爲之師告以古人爲己之學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辨告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夫嘗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臨沒極疏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任文以爲戒而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讎耻爲深恨及卒所蒞治軍民皆罷市巷哭與建祠祀之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舉進士第二人改秩故事當召試館職秦檜怒其不諂已授洪州教授檜死擢著作佐郎累敷文閣學上制置四川時蜀帥吳玠柄蜀者再世矣姚仲王彥等各建節一方以文治則玩以武競

則室剛中救身以法遇人以禮一不為崖壘恩威並行
 羽檄分沓裁決中機會諸將帖服金犯黃牛堡急守將
 乞濟師剛中自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走吳璘璠起璘臥
 內青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今敵入境將軍安得晏然
 高枕而臥乎璘大慙即馳至殺金平扼敵剛中益調內
 郡兵授方畧分道進又以蠟書抵張正彥請會師於是
 諸路克捷金師退剛中讓功將帥表上之李壽歎曰身
 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事平差擇將帥衆所推者
 上之朝備統帥之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
 使者州刺史之選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既田者三鄉
 歲久淤澱疏濬之累上為坊樹榆柳其上繕學脩教葺
 者葛武侯及張忠定祠廟夷黃巢墓表贊譚惡以為風
 詔汰軍所汰卒困絕不能存命召試善射者復祿秩以
 禁軍闕額糧給之老病者給義倉米朝議復刺臂成鳳
 岷四州兵以為軍剛中疏其有五害罷之孝宗立以宮
 僚進官已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光祿大夫諡恭簡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饒州為饒州人紹興中羅仁皇
 后贊官訖議者言士庶墳在二十里內者當遷以嚴幽
 墓澈以侍御史按視還奏言漢長樂未央宮火燬里疾
 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制丘壠在封堠內不遷第不許開

故封合祔此其意甚深願毋遷以傷人心從之葉義問
 使金還言虜且南牧時相不為慮澈言士不素豫不可
 以備猝今將驕卒惰宜蒐閱為豫防上元先一夕風雨
 雷雪交作澈言魯成公時大雷震電繼之雨雪孔子以
 為八日間再有大變謹書之春秋今一夕間二異交發
 此陰盛之極殆為金且發釁而然今荆襄無統督江淮
 乏備禦因陳脩攘十二事以上會金使來發難澈上言
 兵彊弱無定形惟所用願赫然告中外益兵嚴備使上
 下一心除御史中丞出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奏罷鄂帥
 之老怯不任者金欲窺襄陽宣言趨荆南又為形自光
 黃禱武昌朝議急武昌令鄂帥吳拱還護之澈馳書止
 拱必留襄敵果奄至大敗之召參大政贊內禪出督軍
 荆襄襄漢故沃壤不治荆棘彌望澈因古長渠廢堰募
 閑民汰冗卒令雜耕其中為三十八屯給牛種授廬舍
 歲登穀七十餘萬民償種外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
 畧就會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議不合落職奉
 祠復召為樞密使時議廢江州軍澈不可出安撫福建
 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自言起寒遠所以報國
 惟無私不欺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舉進士累右正言內侍李珂

必賜贈謚。茂良言：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未有謚，誠行之，足以聳忠臣武士之心。顧獨施於中人，請改命，以星變力論。龍大淵曾覲之，姦帝諭以二人乃潛邸舊恩，非古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茂良曰：昔唐德宗謂李泌言，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所以為姦邪也。夫大淵、觀所干預，行道之人皆知之。而陛下以為未嘗預外事，臣懼之矣。出知建寧。後二人逐，而茂良起為廣東提刑，與學脩禮，復廣惠庵。諸中原衣冠沒於南嶺，寄暴露者，卑瘞之。除直顯謨閣，判江西運司，知隆興。連歲旱，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贍，疫癘作，命醫療治。所全活無筭。召對，言潢池弄兵之盜，皆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田荒者，不少願詔監司守募，民力耕，此平盜之本。參大政，淮南旱，茂良請舉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之。或持不可，茂良曰：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萬一為饑寒所逼，或嘯聚，利害立見。寧當愛惜費乎？帝嘉納。慶壽禮行，中外覲恩澤。茂良攝相事，慨然曰：此當以身為天下任。怨天若以遷輔為恩，不知月添俸給，與來歲郊恩奏補。當幾何？此何以給哉？遂裁不即命。然亦不置相已，乃召史浩相之。茂良求去，不允。

已竟為曾覲所構而罷。茂良平生不喜言兵，覲密使人誣之云：論恢復，當得留，坐辭。疏恢復六事，帝大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為御史謝廓然所劾，落職。放英州。然茂良言恢復，本極論不可輕舉，亦猶其平生之言也。卒。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

當孝廟時，諸大臣在兩府稱賢者，有休寧金安節、潮州王大寶、福清黃祖舜、晉江梁克家、德清李彥穎、仙遊葉顥、溫州黃洽之倫。秦熺歿，贈太傅。祖舜言：熺預檜密謀為國患，追奪之。金亮渡淮，淮帥劉汜王權敗走。帝欲誅權，汜以厲法。祖舜言：劉錡病已殆，誅二將，錡必媿恨。死是國家以小跌殺三將也。相鼎既遠，謫門生故吏無至者。而大寶日從，鼎受論語，知連州。浚俸不時給，以經制

錢飲之爲諫議大夫浚出督湯思退議罷督府痛斥之安節內行謹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大淵覲知閣門還錄黃不署金渝盟顥知常州入對言故相浚久謫無恙此天以輔陛下浚復用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芮曄林光朝等皆侍從臺諫之選稱得人高登以上書譏切時相詔名捕顥摘令逸去登曰不爲公累乎顥曰獲罪所願也克家以相允文薦參大政允文主恢復每以國力未振難之議遣汎使持不可及秉政戚倖不少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恨士大夫不附已日夕中傷之賴力擁護而全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彥穎言臣下有

過宜顯逐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臣恐將陰邪得志善類喪氣也在東府三歲攝相事繳內降甚多內侍藉名造軍器犒師發封樁諸庫錢動億萬彥穎言虞允文本太祖封樁建此庫以備邊陛下方有意恢復而用之不節失初意帝爲矍然罷奉祠十年日食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洽渾厚質直爲孝宗所知居恒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孝宗甚注信之以爲良金美玉渾厚無瑕云

黃中

字通老

邵武人少端穎爲從舅游御史酢所器踰冠

入太學。靖康之變。虜議立張邦昌。卽日出居外。旣而僞
詔以藥物勞諸生。中獨無所污。紹興中。爲相檜所抑。惡
擢上第。二十年。轉徙外服。泊如也。檜歿。權國子司業。使
金還。言虜徙都汴。必渝盟。宜速備。帝聞矍然。時相思退
尚顧不悅。曰。沈監使還亦屬耳。乃不聞此言。今安從來
哉。除沈介吏侍郎。徙中補其處。抑之旣而虜使來。果出
嫚言。發釁。帝始以是日聞欽宗喪。思退尚言不可以凶
服禮金使。請俟其去。乃發喪。思爭之曰。此國家大變。臣
子至痛之節。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使人問故。其
何辭以對。乃發喪。中爲帝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年。虜

未嘗一日忘戰。我未嘗一日言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
我日以削。虜日以強。幸天褫其魄。先墜言以警陛下。惟
亟留聖心。飭舉諸所爲備禦者。蓋中自奉使。至是三年
矣。帝乃信用。亮擁衆渡江。駕親征。而欽宗當廟祔。思退
請省虞以速祔。中持不可。曰。禮莫重於虞。葬速反而虞
何謂省乎。議者言凶服不可以卽戎。中曰。上固以縞素
詔中外矣。得如禮。遷禮侍郎。入謝。言淮西將不用命。請
擇大臣督諸軍。當事亟時。朝臣爭遣家違難。家人亦旦
暮請行。不聽。曰。天子六宮在是。豈當違難哉。虜退。惟中
與相陳康伯家在城中。金主雍立來通好。許新復州郡。

而責稱臣如故。議者欲聽之。中持不可。乃正敵國禮而定。孝宗卽位。詔給侍臣筆札條時事。明年以星變復求言。中曰言非難。行之爲難。前給筆札時。羣臣敷言。什未行一二。願力行。兼給事中。旨下多繳奏。明年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用樂。中奏言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未討。雖葬不書。今淵聖實未葬。願毋用樂。時相不聽。張浚亦言。德壽宮壽考。不得以爲比。中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也。且嘗北面。恐尤非所安。疏復論。得寢。尋以謗去國。居五年。復召問勞。甚寵。中自以舊學臣。以曩所論聖學。爲帝精言之。時遣使請輦洛山陵。

中曰陛下聖孝及此。幸甚。然舍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未盡於人心。恐夷狄或以是而間我也。不聽。而虜果違言。進兵尚書兼侍講。時中年亦已七十餘矣。每入直。帝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中前困於讒。以去。至是欲卒行其言。條治天下要道十。以獻。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尋乞骸歸。欲再召。以篤老。獨手書訪朝政。歸又十年而卒。贈正議大夫。謚簡肅。中天性莊重。在燕私儼然。終日未嘗傾仄。語默有常節。未嘗戲笑。他人視之。若不能頃刻安。而中泰然終其身。少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晏然。晚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其

舊不爲激訐表裸之行以矜已取名而誠意孚格愈久而上下信服之天子問進取必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及功利至其念山陵梓宮之未反則論之終身比垂絕不釋也爲司業時芝草生學廟不以聞官吏或陰圖以獻時宰詰治世之瑞何不言中對曰治世何用此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所引用也張忠獻浚劉太尉錡之復用中有力焉晚里居十五年門無雜賓朱熹載書以見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乞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所敬慕如此而中自降挹與爲禮禮賓之喜志其墓以爲古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云

汪應辰

字聖錫

信州玉山人幼凝重嗜學舉進士第一時

年甫十八引見者掖而前高宗異之手書中庸篇以賜欲卽除館職相鼎言應辰少宜令歷外任練其材簽判鎮東軍於是應辰從張九成學學益進召爲秘書省正字和議成諸爭者咸得罪應辰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成而因循無備可患也異議不息非所畏異議息而上下相蒙足畏也金雖通和疆場之間豈宜遽弛防以啓寇而肆青中外褒寵將帥以豐豫處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有猝然不可測之患乎方朝廷排羣議

之初大者竄逐小者罷黜而一言迎合即以不次擢臣
恐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
自全忠臣志士無以自立卒歸於上下相蒙而已矣檜
大怒出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
室蕭然饘粥時不繼裕如也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盡絕
應辰時通問往吊其父喪相鼎歿朱厓喪歸過袁州應
辰判袁州操文以祭衢守章傑指應辰阿附爲歿黨陷
詔獄會檜歿而免召爲吏部郎以母老乞外知婺州郡
積欠上供十三萬緡詔漕司根治應辰謂急則民擾乃
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政定期會室滲漏悉補發而民安

丁母憂去執畧廬于墓權吏侍郎兼侍講高宗定儲
太子本生之稱已內禪議太上尊號謂尊號始自開元
罷於元豐不當復太上不悅曰應辰素不喜朕帝手詔
言尊號議已上聞安得已而應辰補外知福州以敷文
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命沿邊
戍兵徙內地就糧縱保勝義士復業時蜀大帥吳玠駐
武興精兵爲天下冠制置蜀再世矣會老病應辰密奏
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當豫圖命攝宣撫而蜀安總所
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言妨農廢業長姦起訟且
縱吏爲擾而奏民虛額糧除之召還復言預借和糴之

弊一主於便民除吏尚書兼翰林學士論弊事侃侃中
貴側目已帝朝德壽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
魚其上過之上皇指示之曰水銀乏獨買之汪尚書家
帝聞之不懌以爲應辰力言朕置廊房爲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規利耶意薄之蓋爲中人所穿亦上皇以前
過嫌之也出知平江內侍韓玉以揀馬過郡應辰不禮
焉歸爲上言平江不治連貶秩奉祠卒應辰接物溫遜
比遇事特立不回從呂居仁胡安國游爲張栻呂祖謙
所契許嘗云克己私當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
制于酒皆克義其好賢樂善出天性尤篤友愛以先疇

盡遜其兄至無廬以居

王十朋

字龜齡

温州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秦檜死

帝親政策士言剴切人擬之鼃董帝親擢第一用其言
嚴銷金鋪翠之令焚交趾所貢翠裘簽判紹興吏以其
書生筮仕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咸讐服遷校書郎
金亮渝盟輪對言張浚可相劉琦可將願起用以懼敵
楊存中以三衙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子弟親戚布清
要結諸將爲黨援宜抑退諸軍承受恣威福甚於唐監
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監謗宜罷遣帝爲戢邏
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起劉錡制置江淮

張浚判建康。本十朋白發之也。自秦檜塞言路之日。久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鯨李浩等始爭論挺發。太學生至爲五賢詩紀之。遷大宗正丞。請祠歸。隆興初。起知嚴州。累起居舍人。升侍講。與同起居郎胡銓並擢侍御史。十朋以帝英銳。規恢復。力贊襄論史。浩罷。知紹興十朋言。浩嘗爲紹興屬吏。姦賊彰聞。何顏復蒞其吏民。改與祠。劾其黨史正志。林安宅罪皆罷去。宣撫浚出師。歸附者日至。十朋奏。王師以吊民爲主。歸正人宜加爵賞。勸來者。符離師潰。主和者唱異議。撼浚。十朋疏言。臣素不識浚。獨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今督師一月。

三捷。天下皆服。陛下任浚之明。及王師不利。橫議蜂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生事好功者比。願聖志堅定。不以一衄而沮。龍大淵撫諭淮南。楊存中充御營使。皆力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移湖夔泉州。所至布上恩。恤民隱。召屬邑令。張宴親舉酒屬之。又賦詩告以當承上流惻隱愛民之意。咸感泣自效。境內有賢士親詣門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官。講經詢政。士咸矜奮。僚屬有不善。反復告戒。俾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畢償。訟至庭。溫辭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去之日。老稚攀留。號泣。越境送。思之如
 父母。繪其形。祠之。除太子詹事。辭。詔州郡禮致。力疾造
 朝。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舊學。待遇有加。禮。又詔
 免朝。叅遣中使。以襲衣金帶。即賜之。累請老。以龍圖閣
 學士致仕。命下。卒。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卷不處內。友
 愛二弟。郊恩先奏之。書室扁不欺自戒。朱熹張栻雅敬
 焉。

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
 詩官提刑。聞禮博運判官。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靖康之難。父升與長兄俱歿。
 椿尚幼。殯佛寺。深窻而詳識之。奉繼母倉皇走。竭力為
 養。以父恩。補迪功郎。張浚辟。以自從。椿奔走淮甸。緩流
 民。布屯戍。規山水。若險要。諸補助為多。謂浚言。恢復天
 下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動。今議不
 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業已為輿師之凶。况軍實單弊。

其弱未練。其何以圖敵。且彼僕我勞。縱得其
 相。亦不足正勝乎。已果有符籙之潰。浚復以右
 迹。孤危。蓋去。浚自以受主知。任天下之重。不忍決。未
 幾。罷。椿坐累。判廉州。知鄂州。行墾田。招流移。曠土大闢。
 提。罷。廣西刑獄。平決疑讞者。數十百人。罷。昭州。金坑。移
 湖。北。振歲饑。有法。每行部。必前戒州縣。諸當問事。其為
 籍。以待質。單車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不受饋遺。後下
 其法。諸道為成式。召為吏部郎。論廣西鹽法。詔為改法。
 除樞密院檢詳。南。舟。州。莫。酋。求。市。馬。宜。州。賂。簽。書。說。以
 聞。椿言。邕遠宜近。今莫氏方橫。柰何以中國地里之近
 開之。說大憾。諸外。以直龍圖閣。轉運湖南。上十有三事。
 同日報可。下。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
 折銀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
 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椿太息曰。所謂國非其國
 也。力請歲儲二百萬。為一歲蓄。詔擇臨安守。椿在議中。
 或謂椿於人無委曲。帝曰。正欲得如此人。無何。竟以權
 倖。不便去。知婺州。詔市牛筋五千斤。椿言。一牛之筋。僅
 四兩。今市二千斤。是欲屠二萬牛也。事得寢。召為吏部
 郎。言宦官盛衰。繫國家興亡。漢唐未論。靖康明受之禍。

未遠願申勿預外事及交通士大夫將官之禁病請祠
除集英殿脩撰知太平賜尚方珍劑而遣知潭州安撫
湖南撫摩凋瘵蠲租平稅民庶安輯氣象如盛時潭新
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宜罷椿曰潭江控扼湖嶺撫鎮
蠻徭故一大都會也二十年大盜起者三何可爲小費
惜無何卒椿三十始學易日玩心於易其行專必規諸
易而後動平居未嘗深闢異教比歿遺墨言天地變化
萬物始終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死生之
故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傷俗化言雖約
而功倍於力攘深闢者矣

吳芾字明可台州儒居人少豪人呼之豪吳宗留守歿
士女傾都下哭芾於宗非有故爲嗚咽賦詩哭之語悲
壯激烈人爭傳播無何郵館題寫給編既舉進士官秘
書正字與相檜有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相識者也旅
進揖而退檜怒逐之檜歿累殿中侍御史金亮犯邊人
惴恐爭陳退避計芾奮請親征不即以建王爲元帥無
力鏖士氣銷之芾力請作士氣更化強國勢權戶侍郎
帝問足兵食之策芾曰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十加
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復加中外兵籍比

太宗混一時摺多者十九則兵不可更募獨有節浮費
精簡閱使官不蠹財士皆足用爲可耳以集英殿脩撰
知婺州斥縣令之罷儒不任者曰今于民最親苟非
人太守卽愛民能自達乎於是務愛養減征賦室滲漏
郡以充實金華長仙鄉民十一家自以甲乙差其產就
役芾聞之喜召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褒之
改知紹興擢敷文閣學士知臨安都人相賀姦吏屏跡
大闢家僮毆傷人論如法徇于市宗戚貴人營佛寺與
民屢錯度奸盜莫詰奏盡撤之除吏侍郎使金龍大淵
副之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得罷不遣遷禮侍郎奉
祠去時陳俊卿亦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帝言二臣之
去非國福起知太平州拊摩凋瘵常賦外一不以取民
維舟梁姑溪令可渡知隆興克江南西路安撫使繩大
姓武斷鄉曲爲民害者歲大扎巫覡焚惑人斷醫藥天
橫者衆補治之集醫分療全活不可計芾凡六領郡各
追俗爲寬猛而主於惠利事閑風教者悉心力營脩之
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家事與得罪於百
姓寧得罪於上官晚力請老歸芾遭二寇廬墓側終制
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產悉推與其二兄里歲歉屢傾
橐賑之平居嚴毅不可犯而謙虛好問不問微賤年八

十餘卒。贈
光祿大夫。

楊萬里

字廷秀

吉州吉水人。第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

魏公浚謫永。日杜門。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先見之。勉以正誠之學。萬里服膺焉。命其齋曰誠齋。知奉新。追胥不入鄉。民逋賦。獨揭名市中。民謹趨之。縣以大治。累尚左郎。淳熙中。以地震。應詔言。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而道途相傳。以為敵。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入。此何為者耶。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此也。論者謂緩急則淮不可守。蓋棄淮而守江。昔吳與魏力爭合肥。而吳安。李煜失滁揚。而南唐蹙。今日棄淮而保江。不知既無淮矣。江其可得保乎。淮東四十有五郡。諸守帥。陛下所與同緩急。保安而防危者也。今使宰相擇之。而宰相不為樞廷慮。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也。緩急敗事。皆諉曰非我。陛下將於誰而責之乎。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且南北各有長技。騎射。北之長技也。舟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技者。日繕其海舟。而南未有聞曰吾舟素具也。日繕舟擾也。夫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今金

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悟之今國家多事敵情不測而上下晏然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異災惑犯南斗守羽林鎮星犯端門日青無光兩日相摩春日載陽雨雪殺物五月地震茲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地震在外州郡不以聞不信可也今天變頻見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自頃年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近則又旱湖廣差遠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於何仰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錢鏰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深貯而密藏之矣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萬一如唐涇原之衆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則是可不爲之寒心哉古國之所以立者曰人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金人憚之矣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一有緩急不知可以奠國家者何人可以專捍禦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

又胡可不爲之寒心也。或謂人之有才必用而後見，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成事幸矣。萬一敗事，將悔何及。願陛下超然遠覽，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先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

謀臣良將如蕭何，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他務，而精專於備敵之策，庶幾上消天變，下填敵姦，而宗社永保矣。抑傳有之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爲本原者。東宮講官闕，擢侍講，宮僚以得端人賀。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問相務何先，萬里曰：人才問今孰爲才，疏朱熹，袁樞以

下六十人以對。遷左司郎中。先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朋黨之說。爲天下無形之禍。言臣下竊上柄而難防者。惟近習。非其公竊之也。私竊之而主不悟。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皆救時危言。先是高宗廟祔議。配享翰林學士洪邁。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張浚不與萬里爭之。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帝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王出知筠州。至是聖政記成。當奉進。壽皇猶不悅。出爲江東轉運。忤時宰。改官。乞祠。韓侂胄築南園。屬爲記。許以掖垣。不可。侂胄改屬他人。而萬里臥家者十五年。不召。已侂胄專僭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皆不以聞。忽族子自外至。言侂胄開邊釁。用兵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吾頭臚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文節。先是吉廬陵胡邦衡銓以樞密院編脩官上書。請斬王倫。斬秦檜。孫近。寧赴東海。歿者。也。語具帝紀。編管昭州。徙新州。孝宗召爲起居郎。符離師潰。帝憂甚。銓言。願嚴敗將之誅。而毋以一眚自沮。力疏斥和。而魏公浚子栻入奏事。賜金紫。則繳奏言。不當以此待勳臣子。啓寵已。詔和戎遣使。集侍從臺諫議。銓上議言。自耿南仲王和而京師失守。自何

宋主和而二聖播遷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而維揚陷自秦檜力主和而完顏亮之變作則和之為言誠誤國之大賊也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夫一溺於和尚不能自立况能戰乎因言和議成可弔者十不成可賀者十去十弔則就十賀利害較然而莫之為是無勇也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臣以謂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久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為揚泰興令以邑在江北殘於寇亟乘城金敗盟揚屬邑多陷獨泰興以城全民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者七年大示正闕承人求補相俊卿曰當異不求者遂除袤以論張說知台州前守趙汝愚脩州城工什三而召袤成之而更築其前齒莽不治者已得諺帝遣使密察之民頌其善政

不絕口使還報且錄其東湖四詩以上帝歎賞自是以文學受知江東早提舉常平通派賦十戶租五斗而下悉蠲之民無流殍累樞密正兼左論德以早應詔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人心舒暢則流鬱則怨今催科之急而農怨關征苛急○而商旅怨差注流滯而士大夫之失職者怨廩給膠削○而士卒怨奏獄不時報而久繫者囚怨幽枉不獲申而負○不者怨殺人者不歿而歿者怨和賈不酬賈而賈○取者怨人心抑鬱上○怨天和願加宣節以暢休澤除○女常少卿晉高宗崩恤禮散失表酌裁以行定廟號語具禮儀中○而禮侍郎詔兼直學士院辭時內禪意決帝謂之曰○旦夕制冊甚多宜莫如卿乃拜命已內禪大制冊皆出其手○姜特立遷秩表繳駁特立諷言者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交之召除給事中表昌言曰表老矣業無以報國○凡貴近營內降礙法者雖特旨不奉詔於是內降屏息○韓侂胄以和州防禦使有旨得直轉表繳奏言正使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不宜壞國法開倖門手詔令書行執奏如初○除禮尚書時帝已屬疾不朝重華宮國事謬舛人心○洵洵表積憂成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

○顏師魯字幾

聖漳州龍泉人擢進士歷知莆田福清

縣興利振急使浙西憫役法弊。敕屬邑預正流水籍。稽籍定役。寬比限。革代輸民便安之。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受租者。姦豪倚齒之。吏繩以盜種。師魯曰。如此。將土曠不耕。失劭農務。稽意矣。請寬為著令。遷監察御史。有自外府以內殿直薦。補御史者。師魯言。今由中官進。他日居位可知。有除藩帥者。師魯言。今結權倖。紆郡綬。他日必措克充苞苴。命得寢擢。國子祭酒與廉耶。敦士行。孳孳以治已立誠為本。而獎掖其行能。規約率以身先之。人士咸奮。除禮侍郎兼吏部。充遺留禮信使。至金虜宴之。師魯以天子衰絰。請撤樂。辭簪花執射。金不能奪。除吏尚書。請老。

卒。諡定肅。
論曰。虞忠肅任難定。傾有廟社功。陳正獻獻肅於調劑。正人最力。著高孝記中矣。而他行具可書。辛起季守職。中危禍。粹倉定茶陵。劉共父為湖北盜。具數千人食。而

謂行者立誅。何犖犖也。他侍從臺臣。論恢復。先內治。定規模於理宗時。譚理學。辭爛然一律。豈必心解。直風會使然。故不著著其質行後言。敦化靖俗。無奇陂者。先焉。乃胡邦衡耻北面戎虜。至欲赴東海歿也。於魯連政同。朱文公至以為於日月爭光。然言時已激揚。廷秀地震。應詔疏。則鑿鑿中窾的矣。

史記上編卷之六十三

蘇詩初見...

宋文公全...

...

...

...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盱郡鄧元錫墓

宋臣列傳

周必大字子充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吉州因為廬陵人父

歿鞠於母母課之學第進士登制科累中書舍人繳駁

不辟曾覲龍大淵遷知閣門事不書黃帝不從爭之曰

陛下於政府侍從罷而罷貶而貶獨於二人為遷就如

此何謂非私帝怒曰給舍獨為人鼓扇易朕爾太上時

何敢然必大頓首曰審如是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

下也請祠去久之提點福建刑獄入對請詔中外舉文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武才具籍之爲緩急使擢禮侍郎國史脩撰帝以在位久治未效爲問必大曰陛下練兵圖恢復而將數易擇人官郡國而守數易臣所知婺州四年五易守平江四年四易守甚且如秀州一年四易守卽吏姦何由察民瘼何由蘇乎帝爲憮然張說簽書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正言王希呂起居郎李衡力論之必大不草制皆斥外都人爲四賢詩美之說露章薦濟必大以爲說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濟就職必大移疾去久之權兵侍郎兼直學士院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優恤除禮尚書進吏部兼學士承旨必大官翰院者六年制命溫雅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已參大政必大曰往宰執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雖爲故常願申救惟小事不敢隱則大事無由蔽欺帝深然之久旱帝念求直言時相恐詔下州郡求賑貸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吾儕顧當阻隔之耶立草詔行有介中禁求爲郎者帝使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則法壞矣命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卿肯任怨如此耶必大曰此任職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辭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數語而決何辭山陽舊屯軍八千

帥世方請減之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若今減而後增敵有言是自撤衛也得無減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曰襄陽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也留二千江陵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曷若明揚請令侍從及管軍官各薦舉以聞拜右相首言今內外晏然二紀正可懼不可肆之時當思經遠毋紛更秀州饑乞減大軍總制錢吏請勦必大立蠲之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言今昔體異持不可金負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又不可請服縞素就喪幄引見思陵發引攝太傅為山陵使封濟國公贊內禫拜左丞

相許國公光宗即位拜少保益國公為御史中丞何澹所論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論不已以少保奉祠寧宗即位以少傅致仕學禁作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偽徒植私黨降少保後復少傅卒贈太師謚曰文

李衡江都人初入辟雍從同舍生問程學勸衡讀論語自是雖博通壹以論語為根本廷爭失官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請老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萬卷曰樂菴臨沒沐浴冠擲儵然逝王希呂宿州人性剛勁遇利害無回撓居官廉守紹興歸猶無家寓僧寺以居

陳傳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第進士累吏部員外郎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根本熙寧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額增祥符一倍崇

寧額增率十數倍。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日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梗。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今茶引歸都茶場。鹽鈔歸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領於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有斛面有折變。有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願陛下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救民。又言天下財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御前軍。政府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糧。版曹不得問。於是中外之勢分。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爲一體。而民力可寬。帝嘉納。時傅良浮沈州縣者久。鬚皓白。援據精博。議論該練。帝太息之。曰。卿曩安在。何見之晚也。其必有所著書。其以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遷秘書少監。先宗卽位。得疾。章疏不時下。傅良以中舍上書言。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疾。今事積壅不下。姦儉乘之爲利。而威福之柄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而禍亂作矣。帝乃稍視事。以不過重華宮。引裾爭。寧宗初。兼侍讀。以爭留。朱侍講。熹削秩罷。後復官。卒。謚文節。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而下。制度因革。年經月緯。珠貫而絲絡之。其論治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禮義廉耻之心於君德內治常欲內朝外廷爲一體做成周之所爲盛者行於世

黃裳

字文叔

隆慶府普城人第進士累秘書郎嘉王府翊

善與羅點及彭龜年俱作八圖以獻上規太極三才本性中陳皇帝王霸旁宗天文地理九流下次百官而約之於心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何學王舉以對壽皇曰無已多乎王曰講宮訓釋明備心好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悅已入侍從容爲帝誦酒誥問之曰黃翊善教也光宗亦喜勞勉裳裳又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半陷

異域規恢復諸剽至如此遷延居舍人虞士意言自去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曰勝心曰忿心事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之謂私心私心生以諫者爲忤而求以勝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爲讐而求以遂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論荆襄形勢言荆襄居吳蜀之中地四平可擣使敵得竊據則吳蜀中斷宜分鄂渚兵數萬人屯襄漢間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晏安寘不省會上久不朝重華宮裳挽裾諫不聽連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大經

夫義已失。是勸講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翊皇子於善。因出關待罪。嘉王即位。改禮尚書。兼侍讀。亦疾謝。勸上以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臣聞之。憂悸而疾劇。已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端純。篤孝友。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矣。裳曰。臣何敢望朱熹。熹學問四十年。精詣無比。若令勸講。輔上於聖學。天下幸甚。熹以得召。嘉定中。諡忠文。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苛責其細小。趨向果

正。雖小節出入。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陳賈以靜江守入奏事。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首荆道學之名。詆正事。儻召入。非善類之福。得不召。守御史。兼侍講。言自秦檜罷。三大帥而江東荆襄不復。設制置。宜置如舊。而使武臣副之。以糾劾。奉祠。寧宗即位。召試給事中。兼侍講。韓侂胄請內交。而邵大恨之。會侍郎龜年。以論侂胄補外。而侂胄與內祠。大中同中舍。梅鑰繳奏。言陛下龍飛眷理舊學。延問無虛日。天下仰望。不三數月。或歿或斥。獨龜年一人存。今又以盡言得罪。願垂念。而斥侂胄折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為優

異若侂胄本無過可斥也。大中復固爭不聽。以救呂祖
儉。駁汪義端補外。尋以學禁落職。屏居十二年。或勸通
侂胄書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
禍何可恃而免。侂胄誅。召試吏尚書。簽書密院事。卒。贈
資政殿學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
遇事奮發。凜不可犯。朱文公熹以爲當於古人中求之。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舉進士爲秘書正
字。光宗不過重華。羣臣交爭。以擇日爲解。安世言。孝愛
本天性。當必有油然而勃然之時。願卽其時。駕適往。早往
謂省。暮往。謂定。何擇日爲也。遷校書郎。寧宗卽位。應詔

言。昔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其立國之本。不過曰量
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圖。今郡縣之
數。比祖宗若秦漢隋唐時孰多。必自知其狹且少矣。命
版曹具一歲賦入。增取之數。比祖宗盛時。若建炎紹興
來孰少。必自知其增且多矣。又試命內外有司。具一歲
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
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養兵之費。若州縣公使迎
送請給之費幾何。必自知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
侈濫。則內外上下之積。安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安
得而不竭也。今天下之費重。而當省者兵。其次莫如官

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敢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當徐圖其當矣。不忍省者。陛下果於省。而痛節之。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將從風而奔走之矣。朱熹罷。予祠。率館職上書留。不報。坐學禁廢。開禧用兵。起復知鄂州。淮漢師潰。宣撫薛叔似以怯懦罷。金圍德安。諸將無統。安世不俟命。徑遣兵救之。圍解。命為宣撫使。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用臺章罷卒。當寧宗初。溫州徐誼子宜。永嘉葉適。正則。有經世大慮。簡州劉光祖。德脩。有衛道至心。臨江彭龜年。子壽。崇仁羅點。春伯。於啓沃深力。諸具帝紀中。侂冑欲大舉伐金。以適素主恢復。召用之。適以為今不審強弱之勢。驟興問罪之師。欲變弱為強。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之事也。而不虞其難。願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經營瀕淮沿漢諸郡。為自固計。而後進取。可言。侂冑欲藉適草詔。動中外。命直學士院。以疾辭。除知建康。制置沿江軍。金犯建康。適謂士戰數衄。氣不振。不可以正戰。募市井悍少。選帳下願行者。二百人。夜斫營。捷而行都稍安。時羽檄旁午。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被兵。亡散不自保。適於墟落。依山水險為堡塢。四十有七所。首尾連絡。

創石跋定山瓜步三大堡。以屏蔽采石。團靖安東陽堡。二千家爲軍。習戰射而制司別募。死士千人。專劫若焚糧。江防翼然。會侂胄誅。以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奪職奉祠。然恢復本適所素守。又每言審而後發。非固附侂胄也。卒。謚忠定。龜年心術正大。議論簡直。晚於洛學益深。幾微不見。顏面聞蘇師曰。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也。禍韓氏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始此乎。而侂胄果誅。點不爲矯異。而端亮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方熹奉祠時。龍泉孫逢吉。以吏侍郎。直日講。講詩權輿。權輿者。詩以刺康公。與賢者無終也。逢吉援以爲諭。論甚苦。及龜

年出補郡。逢吉入。疏言道德崇重。陛下所禮敬。莫如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傾信。莫如龜年。今皆以侂胄廢。臣恐賢者無固志。而陛下將獨庸鄙儉薄之人與居也。亦奉祠去。

論曰。度宗於儒學。禮恭言順。色從之矣。時有孟子三見而不言事。務優游平格於其心。庶有當哉。乃舉朝沿采習強諫。力爭俾格。閔厭棄也。亦已劇矣。必也葉正則之先見。徐子宜之遠慮。彭子壽黃文叔之獻納。可以觀忠焉。

辛棄疾者。

字幼安

齊州歷城人也。金亮死。耿京起山東。遣

棄疾表自歸。召見。狀魁岸如青兕。語慷慨。帝注視久之。目以爲將帥幹也。授承務郎。奉天平節使告。卽賜京。比還東。則叛帥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矣。棄疾聞之。太息流涕曰。必復讐。白統制以數騎走金營。必縛之。安國進方與金將飲而樂。酣卽衆中禽之。衆莫測所自來。相視貽愕。莫敢動也。已起鬪。則格殺數十人。得以來。俘行在。棄之市。乾道中。判建康。召對延和殿。退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及技擊長短。地形要害。甚具。遷司農主簿。知滁州。滁罹兵。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開營屯。剏奠枕樓。劇盜有功。加秘閣脩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平湖湘盜。奏疏言。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之倫。皆能袒跣一呼。煽聚千百。煩大兵乃靖者。由郡縣田野之民。苦郡聚斂。苦縣科率。苦吏乞取。苦豪舉兼并。無控訴故也。夫民爲邦本。歐使爲盜。已從而剗盪之。其存者與幾。願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錯俗頑悍。而防守不設。度馬般故壘。起砦柵。招馬步軍爲屯。樞府以爲費數沮撓其事。至降御前金字牌。罷之。棄疾入。受詔。出督役。期一月成。砦成。始開陳本末。繪圖。

上。帝意釋然。方朔若時。秋霖者彌月。所司言。瓦不易造。棄疾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具矣。令廂官。自官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匭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鎮。爲江上諸軍冠。加右文殿脩撰。知隆興。撫江西。歲大饑。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彊糶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運糶。期日於江上發糶。於是粟連檣。至直頓減。民賴以濟。信州守乞糶幕屬不可。棄疾曰。均吾赤子也。以米舟十之三。昇之。帝聞嘉歎。進一官。已入見帝。言金必亡。可乘。臺論以爲附侂冑。啓黷落職。奉祠。然棄疾憤國讎。其素心策金必亡。其蚤見非固附侂冑也。嘗跋紹興伐金詔言。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寧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亦可明其本趣激烈矣。久之。起福建提刑。召見。加集英殿脩撰。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棄疾念福州枕大海。爲賊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務鎮以安靜。未期歲。積錢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會閩中連稔。以備安錢糶之。得米二萬石。又造萬鎧。招強壯補軍。又以臺臣王藺劾落職。奉祠。棄疾豪尚氣誼。大理丞吳交如歿。無以歛。棄疾歎曰。身列卿而貧若此。廉士也。夫厚賻之。與朱熹厚善。熹

歿學禁嚴。門生故舊無至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悲壯激烈。卒贈四官。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丘宗字宗卿。江陰軍人也。事孝宗。以國子博士召問。恢復對曰。恢復何可忘。然何可易。宜甄實才。脩內治。邊養十年。乃可議。時方遣使請山陵。宗請毋遣。帝不悅。曰。令而家墳墓。為人據。亦須理。索否。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因忤旨。不復召。光宗時。以煥章閣直學士。制置四川。陛辭。言臣入蜀後。吳挺脫有故。不可復付其子。以兵已挺卒。密即置副帥。而令挺子曦奉喪歸。表起復和州。統領揚輔。令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中。攝興州報可。下而蜀定。後侂胄復以兵付曦。卒以叛。人服其先識。侂胄開邊。密以慶元守。入奏事。爭不可。首禍具帝紀中。尋簽書樞密院。撫江淮。得金要領。以議和。而移書侂胄。請暫免繫銜。落職。奉祠。侂胄歿。起制置江淮。督淮軍。以月廩闕。為亂。密即流屯分隸。諸守臣節制。而揀刺其丁壯。充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而定拜同知樞密。

院事。卒諡忠敏。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中書

舍人。光宗制於后。久不朝重華。思以直學士侍講。及春。秋姜氏會齊侯于濼。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所為不齊者。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失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如漢呂氏。唐武韋。幾至於亂亡。帝為失色。寧宗時。召試禮侍郎。時赴召者未引對。必先謁侂胄。而侂胄又以書先之。思不詣。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敢極諫。雖膠庠之士。亦恐以去籍。諭以呈藁。

則誰為披肝膽。而冒威嚴者。頃北伐之舉。士大夫頌言其不可者。僅一二而匍匐列拜於權門者。稱門生不足稱恩。王甚且稱恩。父寡廉鮮耻。至於此。國家何賴乎。既退見侂冑。謂之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侂冑曰。何謂也。思曰。公堂中剖斷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巨簧鼓。與兵啓國釁。此聰不足也。侂冑悚然。奉祠去。侂冑誅。召權兵尚書兼侍讀。入對。言。今大權有歸。而人望未厭者。以樞臣兼宮賓用事。而宰執不與也。夫奏擬除日。當政府同之比。專聽侂冑。禍已。今樞臣復獨班進擬。蹈往轍。願遠嫌。昵昭大公。以樞使彌遠。專目之也。彌遠大恨之。以寶

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彌遠拜右相。舍人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之語。思大息曰。董賢為大司馬。冊蕭咸。大息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則舜禹揖遜文也。思懼之矣。鑄職卒。謚文節。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舉進士。廷對言。近罷拾遺補闕。有拒諫之意。厭薄道學。有傷善之心。已直切如此。為國子錄。請過重華宮。寧宗初。論內降。學禁起。落職。奉祠。久之。遷度支郎。侂冑隸人師。蘇旦已建節。介與省郎詣政府。遇之。皆踰階揖。介不顧。為御史徐枬劾。奉祠。侂冑誅。累國子祭酒。以不雨。本洪範。僭恒陽

若之意。應詔言。下謀上。夷犯華。近習干政。小人間君子。皆謂僭。一僭足異。况兼而有之哉。漢法以災異策免丞相。今史彌遠以母喪起柄政。乞令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陞太子諭德。太子索館中圖書。欲張燈設樂。皆諫止。權中書舍人有繳駁。丞相召語之曰。此中宮意也。蓋聽諸介正色曰。宰相逢宮禁意。給舍奉宰相意。即紀綱盡矣。不敢。使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疏言。陛下更化三年。而以言事得過去者。比五人矣。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與奕也。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此媚疾妨賢。古人之所惡也。陛下獨不爲孤立憂乎。以右文殿

脩撰補外卒。贈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曹彥約

字簡甫

南康軍都昌人。從朱熹遊。舉進士。攝守漢

陽。金入寇。敗去。進秩。知漢陽。徙潭州。時羣盜起。湖南朝議招彥約言。今不先討捕。而議招。招無威矣。若盜中設疑。而辭款我義。不得不撤兵。兵撤而難不解。且柰何。趣進師。復桂陽。盜懼。請相圖以自効。錄賞格報之。盜遂解散。久之。爲利路轉運判。知利州。時蜀諸司竝列。權不一。而事紛。獻議曰。古之臨邊者。求賢將而盡付之兵。兵權尊。則體重。兵權專。則令一。今患士大夫奉詔令不力。雖名登用。又以人參之。雖付事權。又從中繫維之。使知事

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過矣昔秦隴民以忠實
健戰聞天下今領帥權者誠務約財省費簡練忠義民
兵慎擇帥撫摩之遲以歲月漸之禮義蜀可復完時不
能用理宗即位累兵尚書奉祠卒諡文簡

陳居仁

字安行

興化軍人舉進士家與秦檜有世好不

通嘗辟魏杞幕下杞當國忍貧需次不干也知徽州植
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抑退抱所輸立東表下有冤
抑欲自言立西表下立省之吏不能措手鄰州爭訟詣
就決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乃得去入對請類編隆興
策寬郵詔令致意行之又言戰士出萬死扞禦乃老而

失節至行丐于市可哀幸矜恤會大閱命添差兩任衣
糧三軍鼓舞會樞屬闕員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
仁而令久爲郎者乎遷檢正中書諸房公事有告枉叙
復者執政持不可不聽權中書舍人言今名寬逋負實
惠頑名赦罪繫實縱姦獨盡放天下五等戶以下丁庶
澤究於下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
坊養貧病移建寧歲饑發賑弛逋負代輸畸零繭稅有
告糴殺人者以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
惡竟斃之移鎮江旱請緡錢發糴因饑民治古海鮮港
作石閘丹徒境上時蓄泄以漕所存活數萬加寶文閣

待制知福州饑民嘯聚部迂兵遮擊斬其渠進秩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卓靖介有質行當外制草李全禡爵詔准人咸奮太廟災詔罪已讀者為感泣官簽書樞密院事卒不能喪謚清敏。

王居安

字資道

台州黃巖人舉進士累太學博士遷御史

論侂冑有非常之才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强姦儉附麗亂國經乞遠竄呂祖儉祖泰兄弟各精忠當雪趙彥逾負相汝愚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疏具有微知之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為諫官纔十有八日而罷祖宗時二史得直前奏事於經筵力言之

以越職奪官楊簡歎之曰吾道增重矣已知太平時州當邊劇而歲儉盜赤地起居安撫循震刷威惠並行副將劉佑以告密逮死獄誣服居安辨其冤或以黨逆為疑居安曰今郡有無辜死者亦奚以守為乎竟白之郴盜作將平而江西帥欲招降為功民兵恚曰作賊得官吾輩捐軀壞產業計之何得耶遂羣挺為變列城皆震居安宣撫江西劾吉守主招者罷之謂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君名武力可以圖功俊皇恐效死而靖節制江池軍賞厚罰信將吏憚懾設疑間使賊相捕繫以盡人尸祝之召工侍郎已奉祠

鹽盜起。居安以書諭汀守曰。汀土瘠。鹽可盡禁耶。且彼執首惡以自贖。治首惡可也。不聽。而盜作。命居安招捕。盜卽引退。而汀守欲出不意爲功。進薄之。賊駭。嘯復聚。居安歎息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卽拜疏歸。卒。贈少保。

論曰。秦檜韓侂胄。以陰賊擅權。怨蔑貞也。於社稷罪鈞。而韓殺身殞世。禍慘烈特甚者。則好殺者殃也。而傅伯成丘宗之倫。獨稱早見矣。辛幼安果銳精敏。有古名將風葉。正則明於事情。與權世儒莫先焉。又恢復本素守。而金主有明徵也。乃以侂胄故紕之。豈謂器使哉。倪思

王介甫。嘗彥約。侃侃獻忠。皆動中事。曾謂邦之司直。非與居安於兵事。未之學。於峒寇必誅。於汀盜主招。若翁張時用然。又何其閎達君子也。

崔與之。字正。廣州人。由太學舉上第。知建昌軍新城。歲大歉。有強發富民廩者。折手足以徇。而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軍需擾天下。與之獨以係省錢應之。吏告以月解不答。不顧也。和糴令下。以時直糴。又令民得自槩。判邕州。守武人。苛。衣賜不時給。卒大譴。與之攝守安輯之。斬首事者一人而靖。知賓州。政清。授廣西提刑。行部。歷州郡。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荬。民取

葉代茗歲征至五百緡。瓊女婦以吉貝織衣衾。功苦。官歲責貢。悉榜免。他罷行甚衆。瓊人疏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朝廷萬里。貪吏爲非法慘酷。與之疏十事。痛懲之。瓊人刻行爲嶺海便民榜。金南遷汴。朝廷畏其迫授直寶謨閣。主管淮東安撫司。權揚州。宣入見。勞遣。與之至浚城壕。蒐士伍。因山林阻固。創置砦。團忠義民居之。楚州兵苦役。叛入射陽湖爲亂。給旗帖招之。衆勸呼至。獨首事者匿不前。擊斬之。金大入。相彌遠。遣與之書。令急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亟與之和。祇取辱耳。今山砦相望。民米麥畢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倚角驅逐。勢必不害。况東海漣水爲我有。山東歸順爲我用。而議和必且攜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曰。制閩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淮完。罷制閩。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淮分峙。而無制閩總其權。孰爲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無罷。召爲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擢工侍郎。成都亂。以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蜀師。丙撫蜀久。人士自東南來者。伎之不用也。與之開誠布公。兼

逐勢必不害。况東海漣水爲我有。山東歸順爲我用。而議和必且攜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曰。制閩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淮完。罷制閩。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淮分峙。而無制閩總其權。孰爲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無罷。召爲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擢工侍郎。成都亂。以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蜀師。丙撫蜀久。人士自東南來者。伎之不用也。與之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士協和戎帥人大悅時金虜困弊歸正人闔帥不能納與之加爵賞招徠之鏤榜播諭歸附者踵至而籍其精悍者隸兵於是金上下疑阻相屠戮以至於亡在鎮數年寬征減賦府庫充實邊圉完固蜀人肖其像配張詠趙抃爲三賢祠召爲禮尚書以老辭不至理宗親政以御札特召爲吏尚書又不至會廣州摧鋒軍以戍苦不撤上功不報遂作亂長驅至廣州與之時臥家起登城諭告叛兵望見愕然曰我公也皆俯伏聽命首謀者懼事定受禍又憚與之不敢攻去攻端州事聞即授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與之即家拜命故陽臥不起而潛檄將察捕之人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駭戮其渠降之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力辭不至有詔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天下旣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正雜揉用舍迭錯殆以正人爲迂闊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嫌近名而任信不專篤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用而相繼罷去其敢諫之士忠於爲國者又言未脫口而斥逐隨之陛下將孰與爲理矣且臣聞獨斷以兼聽爲先不兼聽而獨斷未有不至於偏聽成亂者也蓋謂之獨斷必明於是非邪正之實曾中卓然有定而邪間不

起而潛檄將察捕之人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駭戮其渠降之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力辭不至有詔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天下旣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正雜揉用舍迭錯殆以正人爲迂闊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嫌近名而任信不專篤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用而相繼罷去其敢諫之士忠於爲國者又言未脫口而斥逐隨之陛下將孰與爲理矣且臣聞獨斷以兼聽爲先不兼聽而獨斷未有不至於偏聽成亂者也蓋謂之獨斷必明於是非邪正之實曾中卓然有定而邪間不

能移則兼聽其本也。如名為獨斷而宰相進擬沮格不行。除命中出宰相不知則威令行於上。權柄移於下而立政造命之地愈益輕矣。又言比年變異層出雷雹震驚星辰乖錯非細故而京城大災七年兩見豈數萬生靈皆獲罪於天而然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自省改者也。書奏趣赴召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請。卒年八十二封南海郡公諡清獻與之領鄉郡不受祿俸餘皆均之親黨。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節。人以爲與張九齡齊名異代云。

趙景緯

字德父

臨安於潛人。閩學興景緯以不及門爲恨。

葉味道語之曰。度正同門中第一人也。蓋見諸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學詣以精舉進士。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久之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示諸邑。取孝經庶人章爲詩歌。使朝夕歌之。孚化諄切。有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平刑懲姦。豪橫斂迹。建社倉六十六所。浚河道九十里。奏蠲五邑坊河渡錢。疏乞歸。於赤城桐栢間采藥著書。以崇政說書召。三辭不許。乃造朝。首講易言聖人體元之要。惟在幾康。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又言惕厲祇懼乃天心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

事行慶賞。咨夔言。第當告祠九廟。以函骨。葬理寺足矣。今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巨測。宜鑒崇宣。端門受俘之失。不宜論功。行慶。遺敵人笑。進權吏侍郎。三京之役。諫不行。乞祠言。臣備員臺諫。而不能止六月之師。何補於朝。况病久當去。去猶足勵俗。不允兼給事中。言比。徇私成俗。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而好營繕。昵近倖。護舊臣。猶若未能無繫累者然。幸深省。又請建國本。請立濟王後。會史嵩之相。力求去而卒。詔遺澤。視執政。贈兩官。

蔣重珍。

字良貴。

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第一。紹定初。史彌遠

以援立功。柄國行都火。重珍時以秘書省正字。判鎮江。應詔言。昔周勃握璽。授文帝。而是夜。帝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明年。即稽首歸政。今陛下臨御。八年矣。進退人才。興廢政事。一關之丞相。則是以天下。生靈宗廟社稷為輕。而以身富貴。所從來為重也。不。惟上負天命。亦豈先帝聖母。及公卿百官所望於陛下。者哉。天降之災。宗廟都城。燔燬殆盡。固將以譴告之也。且臣之所為痛心者。九廟至重。祖宗至嚴。不撤小塗。大。防於火之未至。而丞相之華屋穹居。則焦頭爛額。迄全。於火之既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而不知上。

矣帝讀之感動及彌遠歿重珍慮君心縱而大權旁落也作為君難六箴上之召為秘書郎入對言昔之壅蔽主德者相也故臣得以大故詆權臣今昭明君德在陛下故臣敢以責難望君父疏警戒甚悉而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關白務積誠以悟主每草奏必齋心盛服將之有密啓則手書而削其草遷著作佐郎三京議起重珍以國力民心爭不聽而師劔議復之重珍言若恥敗而必求勝是忿兵也忿兵者滅且億兆生靈之命詎可以忿怒用之又言更化來舊弊未去者五事徇私調停遮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

益以輕易權刑侍郎以疾請卒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陳垣字和仲鄞人也少受周官學於劉若居父喪毀瘠考占四禮行之家已歎曰此俗學不足學事揚簡受學鄉試南省皆舉首彌遠以為其甥也欲優之謝不應都城火應詔言闕失甚夥遷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諡餘皆閣筆朱端常歿請諡垣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削宜得惡諡戒將來請諡曰榮厲賈貴妃入宮請去君側蠱媚正主名彌遠以好名督過之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通判嘉興彌遠歿累浙西提刑尉戴福倚相宗勉為貪墮至福亡去獲之加墨狗于市累國子司業諸生自相慶得師後家居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上書論國事闕失為賈似道所怒以貪污蟻之薄其家惟青檀初彌遠有從弟曰彌鞏亦剛介不阿以兄子嵩之入相旬祠去真德秀言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為其淹抑已仕則為其排逐可謂嚼然不污矣嵩之有從子曰璟卿上書諫嵩之迷謬語甚苦暴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孝敬犬母疾公許不
 交睫者數月嘗痰沫以候疾進糜第進士累太常博士
 史嵩之相臺諫謝方叔王萬郭磊卿皆相繼徙官公許
 言今外難憑陵國勢岌岌而朝廷自為弗靖陽遷除而
 陰沮其言是自伐也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
 聘宿儒胡安之為諸生講學風化大行史嵩之罷起復
 而相范鐘杜範各遜避為容機務多壅公許言輔臣崇
 執謙退避遠形迹各相示以色而不言臣以為過矣夫
 事幾無窮日月易邁今最急者疆場之事而帥才不蓄
 一旦易置即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廢斥朋附
 之臺諫充之使獲罪清議者咸引領望復非國之福帝
 曰善鄭清之子士昌以詔獄逮清之力為請以中批復
 官予內祠侍養公許繳奏言士昌娶恩京都浩穰易為
 姦今畱之恐重為清之累不若姑甄復而寢內祠之命
 權刑尚書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有九人時罷京
 學散生徒公許言京師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絃誦寂
 寥使逐掖之士棲棲道路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士
 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疾言者論之奪二官知隆興
 卒贈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使令良
 無重味一裘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而族姻貧窘者多

依之以居時蘇吳李紹西安徐霖中江吳昌裔金壇王
 遂南豐陳宗禮皆為建安青田之學皆守正敢言徐清
 叟杜範以諫斥詔爭之魏了翁能督府予祠力爭之出
 知漳州召不至敦起入對史嵩之遣人逆謂之曰天下
 事多矣願毋以濟即官媪國本為言詔不答首疏言聞
 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而恩獨不及於
 一枯茵威斷時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而令獨不行於
 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得延於世而世儲君副社
 稷所賴以靈長者獨不蚤計而豫定臣伏憂之且言昔
 史墨有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言所由來者
 漸也陛下臨御日久宜威福自己無從其失時浩彌遠
 嵩之擅國秉三世矣故曰之嵩之大憾之曰治春秋人
 下語最毒兼侍讀三辭不許時游似以人望相然有牽
 制之者詔奏請專任責成擢翰林學士嵩之復用率同
 列力爭命得寢霖在館職疏史嵩之之奸言今世所謂
 士大夫者嵩之皆有以變化其心而收攝之其變化之
 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從之也常於善類中擇
 其氣稟荏弱者親任其一二以為重稍或異已則潛棄
 而擯遠之於是人士富貴之念未忘妻妾宮室之私未
 決者皆靡然從之而士習大壞帝自署改官霖辭曰向

為身歿而不欺君父。今為官高而自喪其平生。是失其本心也。出知撫州。一月而政舉。知汀州。去官日。民遮道不得行。昌裔從黃幹學。其蒞官所。至輿學。所攝官奉饋。輒割其半為監察御史。與清叟。論事無回避。都人作三諫詩多之。出知邵武軍。道浦城。遇邵武人避地者。即遺金為歸資。至郡。撫摩創瘼。翦平兇孽。民以安。累監察御史。論相嵩之。以小黠為大智。以近功為遠累。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三凶之罪。通于天。乞重刑。丁大全擅國。宗禮為御史。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寄腹心於忠良。毋寄耳目於甲近。願四通入達。來正人。毋旁蹊曲徑。引貪濁。以臺論追官。放永州。復參大政卒。

論曰。宋南至寧理之世。亡徵見矣。夷考厥朝著風采。議論立意。儼然不詭於盛世。斯何也。建安廣漢青田金華之學。淪浹於人心。自天子迫於士庶。咸誦習焉。雖適不逢世。韓史賈秉國道。欲行末由。而馳驅之軌範存焉。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而魯削滋甚。豈類是乎。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慷慨有大志。以策見張魏公浚。浚雅

敬之。表右職。不就。命子栻與定交。舉進士。授泰寧監教授。地陋甚。方擇可教語者。訓誘之。人感勵奮學。自是有登第者。知青陽。守史彌遠問政。對曰。催科不擾。乃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則刑罰中教化。從京湖帥辟。知隨州。適蝗旱。徒步走四郊。禱。一夕雨。蝗盡。死時。定和諸郡縣。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為豫防。提舉京西常平。兼判轉運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師事之。進秘閣脩

撰知江陵撫湖北荆門有東西兩山險方築堡增戍過其衝又增脩三海八櫃爲阻固權工侍郎京湖制置使知襄陽時金困於元憊甚而易中國責歲幣不時至數犯邊朝議選悞未敢顯然絕之也方大憤一日夜半呼二子范葵謂之曰金吾世讎異時和已爲辱况胡運已蹶猶然甘困辱乎今朝議未有定徒亂人意疆場之事吾任之遂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申飭諸將遇敵境上無使人而遣兵護民速收獲而清野俟敵金入犯輒劔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以顯謨閣直學士召權刑尚書得疾命歸藩病革起勞軍第功賞曰未

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諸將入臥內勉以徇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是夕大星隕襄陽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儒生帥邊者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整粟令諸將必自敕當今日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當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咳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士豪任兵推誠擢用能致其效力故是時淮蜀諸方邊虜者咸毀而京西完安方之力也

方四子范葵最秀俱從父軍中而葵尤果敢遇敵輒深入一日頒將士賞不酬勞一軍皆謹葵覺之立矯令曰此朝廷賜也本司行別有賚其機敏善制事如此金犯襄陽時邊烽久熄兵倖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前戰敗走之又明年金阻此河以

拒軍合戰。又破之。金犯蘄州。范帥兵走。攻唐鄧。或曰。金在蘄黃而急攻唐鄧。何也。范曰。若撤襄陽之甲。救蘄黃。而唐鄧躡吾後。敗道也。不若先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拔。則吾圍自固。而蘄黃之師。日老可擊矣。於是引兵走唐。登圍之。金旋師來。救背山。分二軍以待戰。范曰。此朝氣也。不可擊。令軍中聞壘鼓聲。乃奮敵。未至十五步。輕動者斬。久之。山下。別將畢再興。遽衝之。却敵進。偏范軍。范乃聲壘鼓。摩軍出。殊必關。蔡幸精騎橫衝之。金僵屍。相屬。相持至夜分。范曰。金雖却。而斂兵自固。先退者敗。簡將選士。厥明奮前薄之。呼聲震山谷。金乃大敗。降餘衆數萬人。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山積。蔡承務郎。知棗陽軍。范主安撫司。內機密。李全作亂。范時以提刑。知揚州。蔡知滁州。決策討誅。全端平初議。復三京。而入洛師。潰則其輕也。具帝紀。其後范守襄陽。以酈狎失土。心而亂。奪職奉祠。蔡參大政。撫江東。封冀國公。致仕。以功名終。

○高從子。字瞻叔。浦江人。舉進士。調中江丞。父就養而疾。定子不解衣而養者六旬。卒。毀骨立外。除知夾江。歲。稟所乞。糶家粟至矣。乃發縣廩。給諸富豪家。俾以時價。

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若安所得。元年二月。券耶。爭遂決。徙縣州。金破鳳州。與元潰卒入文州。殺守臣。以。劔南大震。定子召僚吏。羣胥戒之曰。潰卒饑。志在得餉。吾盡發州藏粟。截諸司網。運為朝廷捍全蜀。不可乎。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立斬汝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米石。錢五千。命都監接納。潰軍喜。聽招。然不肯釋甲。定子令甲士張而待。俄潰卒入。定子坐堂上。傳呼勞苦之。皆拜。諸將亦以次來謁。定子慰薦。問何來。曰。制置使未知在。亡軍無主。故耳。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聞今捨攘。何為將告敵。且至。公避諸。定子曰。我守臣也。效則死。於此。公等將也。柰何避敵。敵至能戮力破敵。甚善。即不能。或作忠義鬼。逾牆下多矣。命給犒如令。卒以無事。已敗將和彥威等。剽州郡。宣言知府何不去。和太尉總兩戎司軍來駐此。今至矣。定子曰。本州非駐守地。和太尉以兵來。何為第來。吾有以待之。已一幕客來。為謬恭。出彥威符。請如令。犒軍察之一游士耳。定子曰。本州令所給者。潰軍就招。免罪之人耳。今軍有都統。柰何從潰軍求給乎。使者語塞。獨所哀。捐四十萬緡。餉之。彥威慙而。

去以功進三官直寶章閣時史彌遠誅韓侂胄專政矣
入對言陛下今獨宜禮元勛弛其機務俾得完安而朝
廷得更新治化是兩得也聞者為吐舌後累司農卿入
對言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
理今有亡證宜速及李韶起杜範開不諱之路帝嚮納
已參大政卒

○年子才字存叅隆州井研人少授學于魏了翁已又
從朱門李燾游舉進士從四川提舉辟不合拂衣去李
心傳奉詔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請子才自助擢史館
檢閱入對大稱旨將下殿復召語良久欲峻擢相嵩之
媚之請外判吉州召為崇政殿說書禮部郎兼直舍人
院右司李伯玉以論諫忤帝意降官逾年不行詞子才
奮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何久也即書行皆褒辭丞
相諷更之不可賈似道海州之捷當制多戒敕語似道
大不樂又言首蜀尾吳地方二萬里而惟賈似道李曾
伯二人臨帥可為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荆湖
別立湖湘制置且相諸要害郡增戍屯為江防似道愈
益怒曰是欲削吾權耳大銜之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
至郡首教民以孝悌以前人慈竹義木詩刻頌之間詣
學為諸主講說經義脩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千計

獨宿通萬計召權工侍郎時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
亂政而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記指目宦官宋臣大恨
之嗾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貪帝疑之問安吉守吳子
明子明曰臣嘗至其家家四壁立詢經筵官衆觀望莫
對戴慶炯進曰頗聞子才嘗繳吳聰制有諸帝曰然慶
炯曰聰子明兄子今子明云然則公論所在雖私憾不
廢也帝為釋然未幾大全敗宋臣逐諸詆誣者並斥召
為禮侍郎時似道自謂再造功肆意逸樂子才入對言
開慶時天下岌岌今復安不知天將去吾疾使遂無後
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願陛下戒
懷安之醜毒明間暇之政刑取祖宗待士愛民祈天永
命者循行之又言直言國家元氣今言及乘輿尚見優
假事閑廊廟忿怒立形此何可長也帝曰非卿不聞此
言命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以田里疾苦聞帝為輦
蹇悉兼直學士院先是傑直多以疾免子才始日直帝
賜詩嘉獎每直輒召至內殿語多至夜分就賜酒果致
仕卒子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歿公安扶其柩葬安吉女
弟在眉山拔其家十兵致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
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機趙昴發劉黼家鉉翁後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以忠顯沒家無餘貲子猷大理少卿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舉進士累四川隨軍轉運使吳
 曦懷異志詣安撫使程松陳十可憂不省也曦反併松
 軍逐之僭號建官以丙為中大夫丞相史權都省事丙
 度不得脫乃陽受命而稱疾陰圖之監合川倉楊巨源
 者陰結客討賊丙延人臥內屏人語巨源太息者久之
 問何歎巨源曰曩僕聞安公天下義士也豈以公而甘
 為逆賊丞相史耶丙泣曰此丙之志也恨無與同憂者
 天以君開丙丙其敢不聽巨源曰意決乎丙指天誓曰
 決久矣誠誅賊即成忠也何恨巨源乃大喜曰非公
 不足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與結約而退當是時
 興州將李玠義好問亦結客討賊巨源聞大喜與結約
 而好義願一見安長史以為信巨源曰事宜密不密者
 敗矣吾先為長史言來日令長史君問君先世以為信
 明日好義見丙丙廷揖之曰卿與君尊人同僚楊省幹
 盛談卿才美喜甚且夕以職事相委矣於是謀遂決二
 月晦夜饗士受甲三月朔昧爽巨源手持詔乘馬稱朝
 使好義帥其徒四十人走偽宮宮門闢矣好義馳入大
 呼曰奉詔誅反賊安長史為宣撫敢抗者族曦衛兵聞
 有詔皆棄挺走曦拒戶逸執斬之以曦首馳逐丙宣詔

撫軍民而定曦僭位僅四十有三日於是丙乃用曦首
 傳諸道分遣好義巨源等復階成西和州初韓侂胄
 聞曦變駭失措亟手書慰撫之宇文紹節曰母安丙非
 附逆者必能討賊乃手書與丙令討賊書未至而曦誅
 詔加丙明殿學士中大夫與元安撫使兼四川宣撫
 副使並以前恩數視執政時方議和丙蒞蜀獨飭士勵兵
 宣聲以新所復四州實蜀喉當防乃脩仇池聚糧芻
 為西和守而成都黑谷兩谷咸宿兵其中距天水十里
 創白環堡與為犄角脩黃牛堡築興趙秋防原屯砦若控
 鳳州結關表義士月給糧繫尺籍令保田廬墳墓而勸
 耕以沔州都統司所統者十軍權太重請置副都統分
 其軍隸之進四川制置太使和議成丙遣僚吏經量洋
 西與元田定租稅金遷汴闕輔豪傑款塞附者甚眾丙
 以為此并閩告晉之時當與師應之朝議不可詔益脩
 守備己丙遣官軍襲秦州而敗罷奉祠其後董居諷帥
 蜀失士心金入武休擣梁洋聶子述代而紅巾起為亂
 四川大震張方言丙勳望在蜀宜起之以已難賊亦宣
 言須安相公宣撫乃定詔起丙安撫知興元丙上言臣
 受國恩義不敢辭難第事不任怨則成功難誠任之謗

作臣獨抱赤心莫白也。於是詔許便宜行。引李靖郭子儀不以老病讓。間自疑為比。慰勉之。竟平賊。乃移治利州。時關外糴買當用錢四百萬。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丙多方措置。頗厲民。夏人來乞師。合攻金。丙且奏且行。而師敗。會病卒。贈少師。謚忠定。初楊巨源既首建策。誅賊。丙奏功第一。而獎諭詔不及。僅得判疑。丙蔽其功。望之。趙彥呐以誅祿禘亦得判巨源。恚曰。殺祿禘與判殺吳曦。顧亦獨與判耶。啓謝丙。求去。而陰遣人勸其功於朝。丙懼其為亂。難制。竟賊之。奸義平西和州欲乘勝取秦隴。而宣撫司救謹守。故疆乃引還。竟為降盜王喜所醜。而斃。詔贈巨源寶謨閣待制。官二子。贈好義檢校少保。謚忠壯。丙以疑間殺巨源。忠義士為扼腕流涕云。初好義舉事時。與兄好問及子弟拜決于家祠。且出謂妻馬氏曰。日出無耗。自為計。無辱賊馬氏。叱曰。君為朝廷討賊。何問家。我不辱李氏門戶也。馬氏亦曰。勉行矣。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何憾。好義亦慷慨。竟以戒坊。吳曦反。時蜀人宋德之知閬州。疾未赴。專平往。為丙所劾。奪一官。後朝廷疑丙擅蜀。意巨測德之爭之。曰。方吳曦反。時蜀無安。丙則朝廷無蜀。人有德實。不敢以私恨廢公議。忤彌遠意。而罷丙。聞之。太息曰。丙不知

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焉。不許。論者賢之。

余玠

字義夫

蘄州人。少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客趙葵所。

提兵援安豐。冠軍。已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今天下輕武甚矣。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即戎衆。輒以噲伍相詬病。夫武事於天下。何可一日廢也。願陛下視文武為一體。毋偏有所重。偏重非國之福。帝以時危。念欲重武事。聞玠對。大喜。又其人魁然壯夫也。偉視之。太息曰。卿人物。議論足獨當一面。以權兵侍郎。宣諭四川。陛辭。帝慰勞曰。朕以全蜀委卿。玠頓首曰。臣當手拏全蜀。還陛下。願勿從中御。功可日月而

冀帝愈益喜。因遂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蜀帥數更不得人。蜀以益壞。玠至。思有以大振之。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帳如帥居。下令曰。集思廣益。武侯之所以用蜀也。有不鄙夷玠。欲與共事者。近自詣遠者。於郡縣自言。郡縣禮遣。玠請得身事之。於是蜀士至者相踵。玠具賓接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厚遺謝遣。播州冉璉璞者。兄弟也好讀書。騎射。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起曰。可以出矣。詣府謁。玠素聞此二人者。名喜。卽倒屣出迎之。引上坐。爲上客。居數月。無所言。謝去。玠怪之。置酒宴餞。酒酣。坐客紛紛有陳論。璉兄弟相視。嗒然飲食而已。感以微言。亦不應。玠曰。是觀我遇之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爲闢別館。留二人者居之。而使人潛窺其所爲。二人者終無言。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墁去。玠愈益怪之。又旬日。請間。乃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盛矣。思所爲保全蜀者。畫冀少裨於高明。籌未熟。未敢請也。今敢請。明公得無意乎。玠躍然起。拜曰。此玠之夙夜所禱祠而求者也。顧計安從出。二人者前對曰。其徙合州城乎。玠驚喜起。執其手曰。此玠夙心。顧未得其地耳。先生何以命之。二人者曰。必釣魚山。山俯瞰蜀口。於青居大獲雲頂天生諸山相羅絡。可塹而守也。誠築

若。碁布星列。而徙合州治所填其中。任其人積粟以守之。贖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先生謀。玠其敢自爲功。卽密表。以聞。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承務郎。權判州事。命下一府大驚。訟譁然。以爲不可。玠曰。城成。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諸君無預也。於是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城。皆塹山爲若。而釣魚山爲治所。屯兵聚糧其中。移金戍大獲。移沔戍青居。移興戍釣魚。備內水。移利戍雲頂。備外水。於是蜀口若寨。星列碁布。敵望之。巉巉過之。翼翼也。而誅潰將逋卒。以肅軍。開屯田。成都蜀以富實。本玠

招用此二人之力也。利都統王夔。勇而殘。蜀吏民患苦之。前帥憚其兵彊。莫詰也。玠行部至嘉定。夔帥所部兵就謁。獨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彊。舊矣。今不稱所聞何也。夔對曰。恐驚從者。不敢見。僅許之。玠曰。諾。語未卒。千人猝起。班聲如雷。江水起立。已合爲圓陣。旗幟精明。器械林立。沙上人彌望。無一人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命吏班賞雍裕。如無人。夔退。謂人曰。儒生中顧有此人乎。太息者久之。已而玠盡得夔不法狀。欲誅之。召親將楊成。以微言感之。成曰。侍郎以夔在蜀。有威名。孰與吳氏。玠曰。不如也。成曰。吳氏以百戰

保蜀傳四世。根本固矣。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逆。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其罪。縱兵殘民。奴視同列。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後禁。則難制也。玠喜曰。無以踰卿。乃夜召夔計事。而潛以成代領其眾。夔離營。新將已持軍符。單騎入軍矣。手軍符以帥府旨。指撝軍。軍愕眙相顧。已相率拜賀。夔至。立斬之。而軍安。玠即薦成為文州刺史。玠治蜀。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文炳接賓客。遴選守宰。脩學養士。輕徭寬民。薄征通商。已遂罷京浙之餉。散東南之戍。而蜀闔完安。玠欲革軍帥舉自代之弊。而戎帥

舉姚世安。玠遣別將代。不受也。屬丞相謝方叔家人子。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介以求方叔為輿援。方叔因倡言玠失軍戎心。日毀短於帝。帝意頗疑之。世安聞益肆。與玠抗。玠鬱鬱不能難。會言者交劾。詔召還。暴卒。蜀人聞者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歿。諸設施罷廢。而蜀遂不可復守矣。玠在蜀。勞苦功高。然性頗奢汰。又久假便宜。不自嫌。而南宋士意忌多讒賊。故卒以得謗。既卒。簿財籍家。方叔既罷相。度宗立。以琴一。鶴一。金丹。鑪一。來進。賈似道諷言者論奪官。汪立信。六安州人。第進士。從帥趙葵辟。充使司參議官。鄂州圍解。賈似道欲污巖。諸閫帥自為功。馬光祖帥荆

湖以燈宴沒錢三萬緡為葵負。立信力爭之曰：趙公功勤至矣，而公以非理捃拾之。他日公去，後來者效尤，則何如光祖慙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異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立信直不為耳，果為之，誠不效公所為，投劾去。累兵尚書、荆湖安撫、制置使。時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矣，似道寔為若不聞也者，而易之。立信移書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天之不假易也，從古而然矣。此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惜分陰以力事功之日也。而玩愒宴安，師師非度，百姓鬱鬱無告，以欲折衝萬里，猶掩目而捕雀也。不已遠乎？為今之計，其策

三：一、內郡何事多兵，宜出之江干，以實外圍。今見兵約猶可七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距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檄，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而選宗室親王，若忠良有幹用大臣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督之，得率然之勢，千里為一，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為辭，請禮而歸之，輸歲幣以緩師。後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行，則天實為之，銜壁輿視之，禮請備以從矣。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以立信一目眇，詬

之曰。瞎賊狂言敢爾。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元兵四逼。似道督軍江上。四顧無可用者。召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卽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太息曰。不用公言。至於此。今當柰何。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獨尋一片趙家地。爲歿所爾。至建康。則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爲。乃仰天太息。流涕被面曰。吾生爲宋臣。歿爲宋鬼。何恨獨恨歿無益於國。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泗爲後圖。已聞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

歿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拊案者三。以失聲。移三日。扼吭卒。遺表聞。贈太傅。元帥入建康。或惡立信於伯顏。以二策及其歿告。請孥戮。伯顏歎息者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論曰。安長史以楊李合謀討曦。不淹晨而定也。乃絀其功不列。又殺之。何哉。吳制使當傾久擾攘中。開誠集思。設阻固守國。奠全蜀於完堵。而卒困於讒。汪招討設江防屯守之畫。率然千里。令用之。可須臾無亡。猶娟妒如

平日也。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噫！忮心之爲禍烈也如此夫。

始藝祖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令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所爲治政者，乃遣而詔侍從，各保薦所知，能牧愛者以充監司，守歲糾舉所屬吏，殿最以聞。有善政，賜爾書錢、帛、章服，寵焉。其犯賊者，斥不叙，甚且棄市。太宗時，蔣元振知白州，政清秩滿，民詣部使者請留，任十有八年。姚益恭知鄆州，須城清白，有方幹鞭垂不施，任十年。天子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匹，粟五十石，賜益恭對衣、銀帶、絹五十匹。已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蒞事公正惠愛

在民者八人，降璽書獎勞如異時。太常博士租庸使陳靖言：京東西千里，多曠土，請擇通知民事者，行檢荒地，募民耕，熟者室廬，牛犁種食，令州縣勸課。天子大善之，謂相端曰：朕欲復井田，未能也。靖策合朕意，召見賜食，下三司議行。事中沮，語具土田志。故吏治丞丞，神宗謂宰相曰：祖宗以百戰得天下，州郡今付之庸人，常切庸心，其慎所爲，選任之者。終宋代，舉進士科，皆選授判簿尉，更歷筦庫，乃得令若守。嗚呼！重民也夫。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人，與弟堯佐並舉進士，占對明辨。太宗顧左右問誰者，子曰：是樓煩令省華子也。兄堯咨亦

舉進士第一。帝喜，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以能教也。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加意撫字。嶺南俗病者不服藥，獨禱祈，堯叟有集驗方，刻布之。又以地蒸暑，爲鑿井，植樹以蔭暘，十里爲置，置爲亭，民便之。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衆泛海，餽瓊州，多漂溺海北岸。有遮角場地，直瓊，每風便可一日達，而水與諸州通。堯叟因規度爲倉，困移諸州粟輸焉，而調瓊蛋戶狎水者，詣場受，以灌輸，咸便安之。咸平中，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言：所部州多山石，非桑棗土，土獨宜麻苧。歲三收其苗，一固其本，可十年不衰。請以州所種苧麻頃畝折桑棗賦。制曰：

可。相京留守，每裁剝，雖大辟亦止，而取狀決遣，獄無繫囚。真宗聞之，命重事付理官參鞫。堯佐判潮州，苦鱷魚爲民患，捕得，爲文告戮之。鱷魚屏息，知壽州歲饑，自爲糜食餓者，吏民間競勸出米，多所全活。爲河東轉運，以地寒瘠，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語人曰：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首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工，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殺其暴。又爲長堤，護其外。滑人號堤曰陳公堤。知開封，以誠信御下。嘗曰：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激水而欲其澄也，不可得已。吾平之。

自定故事。元宵放燈。恐惡少因緣爲暴。先繫之獄。堯佐
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
其肯爲惡耶。縱之去。午夜。無一人犯法者。堯佐十典大
州。六爲轉運副。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然未
嘗按黜一下吏。以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紕。後丁益用事。
專威福外。補十有五年。所親以久次勸。少自貶。堯佐曰。
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召入。天聖初。呂夷簡請罷。帝
問代者。夷簡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喜事之人。非臣所知。
必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良苦。則無如陳堯佐
者。遂得相。然見謂不稱。罷卒。謚文惠。堯叟亦樞密使。兼

平章事。謚文忠。堯咨學士。歷武信。天平軍節度。知河陽。

謚康肅。堯佐慈仁。戒殺器服。敗必隨補葺。曰。無使以不

完棄也。自號知餘子云。

張逸。

字大隱

鄭州滎陽人。第進士。知鄧城。有治行。襄州守

謝泌薦之。設几案。置章其上。北面再拜曰。老臣爲朝廷
得一良吏。知長水。徙青神。貧不能自行。留守王嗣宗假
半歲奉資之。乃得行至縣。興學廣教。而邑人士繼踵登
科。邑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舟多覆。逸禱之。不踰旬。
灘徙者五里。累兵部郎。知開封。有僧求內降。下免寺稅。
逸執不聽。僧復請。仁宗曰。有司守法。吾可撓之乎。以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寇其貲。執道旁行者。爲盜獄之。獄具而逸。至訊之。殺人者守囚。逸異之曰。囚色寃。守者氣索然何也。鞠之。乃具伏。蜀人以其爲神。會歲旱。堰江水以溉。出公田租減價振之。方饑時。民以殺牛食罪配流。逸言民殺牛。活將死之命。與盜殺異。宜貸。往所爲禁之者。懼牛死廢耕。今小稔。請貸之。報可下。未幾卒。官民祠祀之。

李及。

字幼幾

鄭州人。清介簡嚴。喜獎薦人善。知杭州。杭俗

輕靡。事宴遊。身儉約。帥先天大雪。出郊行。衆謂當置酒召客也。及獨造逸士林浦所。清談竟日而反。居官數年。

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樂天集以行。知河南。杜祁公。術以提刑至。張宴會具甚踈薄。會中貴人用事者。至留之。亦無加品。術甚嗟歎之。至御史中丞。卒。諡恭惠。

李允則。

字垂範

并州孟人也。真宗時。以畢士安薦。知潭州。

州承馬氏暴。歛計丁口出絹名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名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死猶輸名枯骨稅。奏蠲之。湖湘多山田。可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州月所給馬芻。輸本色山田。悉墾。湖南饑。請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不可。允則曰。須奏。必驗。月乃下。捐瘠多矣。復請。又不可。請以貲爲質。乃得發。募饑民。願隸軍籍。

者得萬餘人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還入對悅之連
召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遷洛苑副使知滄州
允則以滄爲虜衝當豫防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人
間多穿井人莫測也頗見謂生事未幾契丹入寇老幼
皆入保而水不乏又斲冰代砲圍得解帝復召見勞慰
之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武藝非所長
不可以當邊帝曰卿爲我運籌畫可矣何必當矢石也
每下諸路勅先允則省而後行以安撫使知雄州以契
丹輸平治城壘脩阨塞益設以爲通好久後益頽圯患
不可測也事具邊防志中知鎮州徙潞州卒允則機穎

故具知閭里隱情訟至無小大立斷善撫士具得其死
力盜發輒獲人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肉在河北
二十餘年畫北事最夥時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
定焉

陳希亮

字公弼

眉州青神人幼孤好學年十六自請兄願

出從師學兄富倨不貴學出息錢三十萬使治之希亮
悉召子錢家燔其券而去業成歸諭兄子共學遂並舉
進士知長沙有僧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太后家與諸
貴人通恃勢侵奪捕寘法一縣大聳知鄜縣巫言有緋

承三人出行火聚民爲禱祠。不者有火災。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坐訊外戚奸盜事得實。以誣構廢。用富鄭公薦。知房州。盜党軍子作亂。房無兵。希亮召宋城卒。及部民日夜簡習之。殿帥雷甲以兵百餘人徼盜恣寇奪。民以爲盜也。走告盜入境。且至。希亮立勒兵前阻水拒之。命持滿無發。士植立如偶人射之。不動。問之曰。房州兵也。問誰將。曰。長官。乃下馬拜。吐實。希亮使捕盜自贖。盜平。党軍子亡去。供奉官捕盜所嘗舍者。民向氏殺三人尸之。曰。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捕下獄。竟獲党軍子。得抵法。華陰人張兄。西走。爲元昊謀臣。詔羈管其族百口於房。皆寒餓。欲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卽有之。爲逆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且又皆疎屬。無罪。言之朝。釋之。老幼拜哭庭下。去。圖其形祀焉。遷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一郡自効。知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州。希亮作飛橋。無柱。水不激。以不敗。往來便之。詔賜練。下其法諸路。移滑州。提舉河北。便糴。爲都轉運使。所劾。廷辨之。帝直希亮。使奪官。希亮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大發卒築之。廬於所當決處。不去。吏民涕泣。更諫。堅不動。而決塞。人比之王尊。盜起。宛句人洵。洵。曹

爲盜衝。仁宗問執政孰可守曹者。未及對。帝曰。朕得之矣。以希亮爲曹州。盜平。徙廬州。壽春屯卒反。誅首謀餘卒徒者。洵洵不自安。令給侍左右而靖。入判三司部勾院。榮州十八井。歲久鹽澹竭。官責課如初。沒民產以償。希亮白還之。民蠲歲額鹽三十萬。爲京西轉運。石塘河役卒謀爲亂。希亮覘知之。卽出行。道遇二十四人。詰之。卒也。各前訴所苦。勞之曰。若等以自首免。然必有首謀者。不得隱。捕斬之而定。移知鳳翔。于闐使入朝。過秦州。爲暴。希亮曰。虜使者爲暴。皆譯者實教之。遣人持符告譯者曰。虜使入吾境。秋毫不如法者。斬汝矣。戎使至。無

一人譁者。希亮清勤寡慾。不以色辭假人。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獄大囚數十人。逸入境上。尚寬趣尉出捕。曰。盜不謂我能來。意方肆。亟往可也。必毋使得蔓。蔓滋害已。又遣徵巡兵躡而往。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治蠱藥。懸市中。索爲蠱者窮治。寘于法。俗以大變。嘉祐中。以課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賦不足。議者請廢州。爲邑。尚寬曰。土曠可闢。民散可招徠。何廢州爲。乃按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疏之。爲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灌。而四方來耕者雲集。尚寬計口分發貸之錢。令買牛以耕。勸課勞來。比三年。榛莽爲膏腴。增戶萬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上其事。天子下詔褒美。進秩賜金。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虐。爲匿名書上變事。尚寬焚之。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別隸。尚寬去唐數

歲後守中山高賦繼之廣勸課脩陂堰田日加闢詔推恩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至司農卿卒賜錢五十萬

○陳樞字慎之湖州長興人舉進士尉番陽令得盜五
人使為功謝不受令宜黃名稱燁然令旌德旌德民歲
輸米蕪湖路回遠多費請輸錢便民州有賦調他縣皆
奉行樞獨曰非土產而賦之民後將不堪持不下爭至
十反守志語詆之樞益爭州聽然後止知譙縣譙故輸
麥鄭陽倉樞給以直俾各得所便其為吏平易敦朴於
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
調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所罷縣民絕橋閉戶共
留之以問乃得去最後知泉州適歲凶流民四集樞築
室庇之饑者給食病給醫藥人忘其蓄使者薙兵於閩
以戍廣樞建言兵當行者有父母年老若疾無他子養
者可聽免為著令於是積勞課十五年不上矣知福州
曾鞏為請奏課獎恬退遷尚書都官郎卒官鞏銘其墓
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朴質也所處而安
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
以銘之其常存也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歷知南康軍楚州還提

刑獄瀘戎迫直渝州使治所乃在萬州遠有警
倉適歲凶粟不足振貸即矯發他所儲佐之吏懼白不
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矣竟發之徙河東晉多上山
旁接川谷歲春夏大雨水沃濁可灌溉師孟歛民錢開
渠堰淤之成良田萬八千頃以度支判知洪州積石為
江隄浚章溝塌止開以節水升降後以無患遷轉運使
袁州盜作州吏為盜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繫治之盜
立獲以直昭文閣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為東南
最徙廣州州城為儂智高所毀後郡守相謹言土疏惡
不可城一有警民相視駭走師孟築作之交趾亂廣賴
以全師孟累經劇鎮政簡嚴罪非死一不以屬吏發
擿如神得豪惡不逞者痛懲艾之洪福廣越皆立祠祀
焉

○魯有開字元翰參政宗道子也蔭入官知韋城盜不
入境知確山大姓操官府短長為負莫敢難繫治之興
廢陂既民田數千頃富強薦以為有循吏風知金州川
有謀殺獄坐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安所用多
人謀為乎訊之果誣也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
還王安石問新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然竊恐其

患在他日也。忤意判杭州知衛州。衛水溢。立發常平粟貸之。乃後奏。徙冀州。發卒增河隄。或以謂水未為敗。徒勞民。有開曰。豫備不虞。政之善物也。卒就隄。明年河決。水大至。以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視河。民遮道頌功。召為膳部郎。元祐中。歷知信陽。洛滑。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時光化令葉康直。穀城令豐稷。有治行。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治平初。南宮令劉摯。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稱河朔三令。摯自有傳。而青州燕肅。知臨邛。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姓名。使自召。皆如期。至于度知陳留。年饑盜作。勸分振之。而行保伍法。以察盜。饑而不害。頓丘趙延進者。守河中。歷梓相。青二州。徙鎮州。皆有治行。及代。鎮吏民數千。守闕借留。詔許留一年。改鄧

州。飛蝗不入境。於汴宋。具以循良稱。

薛季宣。字士龍。溫州永嘉人。少治程學。令武昌。武昌劇難。

治。連敗數令去。時季宣年甚少。部使者難之。季宣曰。縣所為難治者。在下難。而上不知。操切之。即愈益難耳。知其難。願少寬。得自効。部使者喜。許之。乃以便利為廢置。嚴而不殘。密而不碎。金亮渝盟。防守急。縣鐵冶。營田。故碁布。而亡命姦人。得出沒其間。季宣脩保伍法。因地形為總。無蚤暮習射。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勞之。總各以旗幟別色。甲仗亦如之。以候望于柝歿者。輒予棺。復家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相號召。

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得徑入。吏毋得預聞。邑溝瀆不
深。夏潦溢溢。在事者病之。役夫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
大雨。季宣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
畢。市多火。戒保伍。具鈎繩梯。至暮夜索。畢具。速且整。火
不能災。於縣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
戰艦三百。分里羅絡之。邑遂翼然。大軍宿州縣。客主不
相能。多鬪暴。季宣曲盡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
而明假借之。乃皆大服。詔部內郡米輸邊。民見調。與親
戚爲歎。季宣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
慙然。陽應之曰。諾。旣發。隊伍次舍。準師行。與役夫同苦。

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
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卽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
相差如引繩。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肅整如
是。旣知其爲武昌白丁也。相視歎息之。役罷。行者千八
百人。獨歿一人。餘安全還。民謹若更生。以大理主簿行
淮西。收淮北民營田。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
圩。於黃州故治。立二十有二莊。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
丁共一牛。若犁鋤鋤。六丁一犁。以田每甲。軸轡二水
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廩其家。及新而後止。流民已爲大
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自將命至還。計道里往來。

與察邊郡。檢麥田之日多。專田事者僅數月。而墾築治鑄斷削。皆受成於公。堅緻脩整。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以謂耳目所未覩也。於是季宣乃言曰。吾營田。非直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可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古株地。可拒蔡衝。諸莊輯。則西道可屏也。其措意深遠如此。自程學興而治道之精粗統紀大備。高第弟子既盡。晚出或驚於空無。不足以及涉事耦變。而獨季宣之學為有用也。

○程迥字可久。沙隨人。徙紹興之餘姚。登進士。為饒州德興丞。折獄多平恕。存教化。民饑。府檄禁糶。迥曰。力田者農。米斗直九十五文。以逼於稅賦。而出糶非足禁也。縣境無他貿易。可得錢。苟禁糶。即輸官錢。亦安從出乎。

今強者奉聚。協持強糶。毆傷人不問。顧問出糶者。非所以論之。日人橫十。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而夏稅役索。有日令。與吏所服食者。民膏血也。不是思。而橫歛。為虐。唐以。其合諸。迥居官。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緩強撫弱。導以。年詞訟。有一語解去者。猾吏姦民。皆感激。後海。以。則賓禮賢士。加意風教。進其子弟之秀者。為。詩書。質疑問難。勢權不得于以私。祠廟非典。祀不。民有隱德。隱善。無間幽明。必表以風。其窮呢。周之。法獄訟。上官未懸。悉者。反覆申辨。不可奪。朱文公熹嘗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來學。又多通於當世之務云。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清江人。舉進士。主建德簿。賦平訟息。丞萬安郡。檄視旱。自徒步阡陌。所蠲除具得實。請均境內地為八俾。有粟者。各振其鄉。官主之。饑以不害。發運

使欲拘集州縣畸零賦爲羨餘。上供。清之曰。是損下益上而損也。不聽。判鄂州。俗計利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歿尚火葬。清之皆諭止之。權常州。改衡州。時衡以軍興。民重困。清之獨董督經賦。而寬其襍征。舊逋賦。無預折。勾簿籍。惟謹。吏乾沒。峻繩之節。縮費用。直塞滲漏。以其漸補復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佐經用。先是郡飾厨傳。悅監司。清之歎曰。今何時也。忍剝下奉 upper 乎。裁具而已。郡計漸裕。而民蘇。嘗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四民各勸教。以其職。諸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喪葬之類。

咸具詞質意篤。郡人家有其書。非禮之訟。日爲衰息。月講燕諸生與論學。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創臨蒸精舍。居之。凡學者。治心治身。治家國天下者。皆本經義開誘。令確實可行。作朱陵書院祠先賢。其間臺臣以勞民傷財。劾罷。奉祠。疾病。丞相周益公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曰。無慮可澄。遂卒。澄之有至性。毋不逮。養展手澤。輒涕泗交。骨歸葬。嘗序范仲淹義莊規。勸家大族衆者。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訟。清之爲說。家人訟二卦。好古惕然。舍所訟。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王愈。婺州人。教授和州。色溫氣和。孳孳迪於學。聞者心動。知長沙。仁恕安靜。而綱目嚴肅。繇民至庭。降意撫循。辯告之。里正故苦科率。民多隱避。吏尤操先後。予奪。

以為市久不決而破產愈親第其丁產高下停年遠近
先期下聽推擇當役者以告民以無訟楚尚巫鬼窮山
中有叢祠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為鬪鬪愈逮其首事
者法之撤廟禁勿祠而靖會與部使者爭事不得欲投
劾去或以行無資疑之愈曰吾來時業已辦歸裝矣會
除知嚴州先守張敬夫政善民安愈一循其故惟謹州
故產蠶桑而折錢民苦之愈以為非任土意請輸綿郡
無良田多水旱饑俟請報而賑每無及請先詔有司州
饑許移糶粟而以其直償之諸姦民大駭為貪賴懲不
貸又距行都密邇士大夫過嚴者無虛日愈不以形勢
故為低昂故相與騰口會上饒兵謹徙守信實困之愈
申以紀律柔而寬簡而安會歲饑他郡就食者眾乃方
秋而糶或尤其已早愈曰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
且使富人儲粟者無所牟大利將糶自平然官糶之直
視市糶纔少損又益致粟粟多而有餘民賴以濟召對
稱旨除金部郎崇政殿說書對必移畧為忌者則自復
轉徙於外二
十年而卒。

范應鈴字游隆興豐城人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

茶陵嶮峒間盜甫平喜亂者為訛言相恐應鈴捕得
造言者治之以遂靖弛租而漕帥復徵力爭竟蠲之
大悅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曉吏民使知所趨避罷鄉
吏供需校版籍欺蔽發擿如神明將代整治如始至歲
抄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卹生瘞成崇孝
勸睦以風民於厚知吉州峒寇為亂吉州屬邑入七被
兵又舟車之會宿重兵應鈴慨然以練兵足食為先務
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差次罷行或勸推酷以佐費
應鈴曰既不能理財正辭禁百姓羣飲可誘之而利真
羸耶顛叛卒賊主帥應鈴以厚賞購捕部使者劾輕發

罷去起廣西提刑湖南轉運判峒獠平加直煥章閣請
 謝事不允再請又不允一日籍府庫會簿書已遂及家
 務僚屬有以清心省事為言者應鈴笑曰平生學力正
 在今日僚屬愕然莫知所謂也客入應鈴整衣冠肅入
 言論如平時客退倏然逝應鈴開明磊落見義貞守不
 以利害得失動其心所蒞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
 門庭無留訟進脩潔繩賊吏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
 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理財乃似劉晏云

從泉州守真德秀辟守南安疏其政勸列邑知建康軍
 治行大孚民咏歌之被論去起為江東轉運判官歲大
 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買糶及減抵當庫息出
 錢萬七千緡予貧民提舉茶鹽罷浮餼經界地就捕者

言我相府人也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論如法累禮
 侍郎卒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御黨
 各得其歡心居家廉約清峻毫
 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云

汪綱字仲舉徽州黟人也蔭補平陽令縣包溪峒蠻蛋為
 其境綱遇以恩信無鄙夷心桂陽歲貢鑛三萬而平陽
 當三之二綱上言向銀鑛空發雖課已汰猶可應今竭
 矣轉求之他郡價倍徙以得蠲界頭牛橋二砦盤萬山
 間旁惡少以饑故據之前後令未嘗敢一涉其境綱徑
 造砦呼若官責不能防守狀除首惡八人發粟賑貸民
 以安徙知蘭溪決槩如神歲旱饑郡倚辦勸分綱謂勸
 分所以助義倉不逮耳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厚俗也

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循環迭糴以濟。又巡行諸水利可興者勸浚築使饑者得食力全活甚衆而歲以有秋以言者論邑人走投甌直其事遷知高郵軍。陛辭請於揚楚二州各屯軍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旣至以高郵三百阻水爲湖澤奧區戎馬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天長乃無險乃隨地經溝塹爲阻固而招水卒五千人造舟百艘列三砦戒非常時范文正所築堰障爲濕鹵毛澤民所置石礎疏運河壞久矣綱具增脩之加秩提舉淮東常平先是淮米過江有厲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又轉徙無歸年豐少蘇又重以苛禁自分畛域非爲民父母之意請下金陵糴二十萬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通淮東之運從之制置使訪備禦之宜綱爲言淮自古號財賦之海西有鐵冶東富魚稻利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自固誠合兩淮爲一家通兵財爲一體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州郡儲蓄足支十年今宜法先朝故事令商旅入粟近塞而請錢貨於京師守之以信則邊儲可豐州郡禁兵本就糧州郡而使共力役緩急不復可倚宜擇土兵伉壯者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助之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計莫便於此。淮東鹽鹺半天

下歲久滋弊。負兩總司五十萬。亭戶二十萬。借撥又五十萬。坐窘不支。綱挾檣隱伏。凡虛額詭出。移那諸弊。咸革。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置椿辦庫。備鹽米之缺。添置新竈五十餘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廉。擢戶部郎總淮東軍馬財賦。以疾請得直秘閣。知婺州。旱。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惑衆。須臾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淤久不可舟。浚之。復創閘江口。使淤不得入。甃塗達城。

者十里。屬縣咸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故饒灌溉之利。勢家率封植埭岸爲圩田。湖流束隘。不得去而稍多。則溢入邑。居田廬數爲敗。綱清治復之。於是招水軍。置甲仗。以控海道。威重赫然。會歲旱。發粟蠲賦。捐瘠頓蘇。權戶侍郎致仕卒。越人墮涕。綱學有本源。多聞博記。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小吏一言中理。慨然立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刳敝不更。

冷應徵。字公定。隆興分寧人。舉進士。初調廬陵簿。即以廉明稱。旁他邑有訟。懇請部臺。訊知萬載。興學造士。旌

其通經勵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聽民牧養。所棄者。父母後不得復問。全活甚衆。景定中。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知峒獠。遂挺起爲亂。應徵未入境。馳檄撫諭。獠感悟。獨其渠爲危言。搖之未解散也。應徵部銳士。出不意入峒擒其渠。還農者千餘人。乃請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以徇境內。帖然。初。經畧使以德慶急。度應徵必請師。及是。竟不勞一卒而定。薦之。朝屬縣租賦。諉道阻。不時至。應徵予之。期曰。首輸者減分。後至者償所減。民爭輸。恐後。不日而訖事。應徵以民當劇變後。畢力撫摩之。奏罷抑配鹽法等五事。卽拜本道提

舉常平。兼轉運使。劾守令貪橫不法者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徵分時日。釐務不擾。不劾常平。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急。吾輩安得清談拱手。以誤世爲乎。陶士行。卜望之。是吾師也。尤重慎。刑獄卽笞杖。審慎未嘗以易心。將之民懷思焉。

黃震

字東發

慶元府慈溪人。舉進士。調吳縣尉。吳豪家告

私債。輒屬尉。多瘦死獄中。震卻不爲理。判廣德軍。置田代社倉法。見土田志。郡守賈世蕃。似道族孫也。嫉震。劾

免之起知撫州。會歲饑，震單車疾馳至。坐傳舍，約者富。畢集傳舍中，誘鬻分。而親為粥食，餓者秋成而後入府。寺轉運使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更阻饑，豈堪重困哉！以官田三莊所應之，請於朝。旌諸救荒與勞者，脩復朱文公祠，樹晏元獻里門，補刻儀禮，禁民俗浮競。課民種麥，郡以安。新城於光澤地相入，民隔嶺而處，歲忿鬪。至旅拒為焚掠，震劾罷其邑令，貪無狀者諭其民散去。定役法，興水利，廢陂堰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人稱神明，被論罷。奉祠後，召為監察御史，為內戚所忌。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福王與芮判紹興，詔兼府長史。

震曰：制藩王驕，監司得察糾。今為府長史，則其屬也。職豈可得舉哉！固不拜。震剛介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約。人有急，必調嘗言曰：非聖之書，不觀，無益詩文不作。所著日抄一百卷，先經學，後著撰，卒門人私謚為文潔先生。

上循吏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舉進士，調吳縣。有妖人稱水仙者，火其廬，沈其人大湖。曰：妖稱水仙，吾實之。歷知金壇、嚴州。保伍，經界，結義役，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待遠方遊學者，衢盜作，屬大水，子秀知衢州，立保伍，旌土豪捍禦，有勞者表之。朝盜以禽走，水潦所及，為治橋梁，脩堰牐，完城壁，助葺民廬舍，通商招糴，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子秀撤佛寺，奏立其家廟。如闕里，以政最，遷太常丞。為浙江提刑，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有妨，請得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進直華文閣，提浙東刑，知婺州。

婺多勢家恐其厲已。嗾言者論罷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遠近稱神明。言者以凌轅州縣劾罷起知婺州卒。

○胡穎。湘州湘潭人。性惡言神異。舉進士。歷知平江。提風畏事。撤之作來。論堂奉其母居之。安撫廣東。潮州寺有大蛇。前後官潮者信奉之。不者輒死。穎至。命僧昇蛇來。至大如柱。而黑。載以闌檻。令之曰。爾有神。三日見變。怪去。過三日。死矣。及期。蠢然。遂殺之。毀寺。罪僧。穎正。直博聞。強記。在浙西。榮王府卒二人。出行劫斬之。理宗。召謂曰。卿嗜殺。穎曰。臣不敢屈陛下之法。負陛下。非敢嗜殺也。帝為默然。

○包恢。字宏父。建昌南城人。舉進士。累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民男女爭事之。恢立捕誅。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為五王生日。靡金穀。傾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有一日而五子俱生者。即有之不祥。立禁之。提浙西。刑會海盜。作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進秘閣脩撰。知隆興。沈妖妓於水。化為狐。民皆神之。郡有母愬子不孝者。逮子至。泣不言。後情得。乃其母孀居。與僧通。惡子諫。誣。懇之也。恢責子。跣步不離。待養之。僧無由至。母託言夫諱。

入寺飯僧。寘衣帛籠中。以歸。恢覘得。使人要諸途。置公庫。恢曰。僧歿矣。沉之江。婦有姑。恢其棺以歛。不能償。言之。恢怒。買一棺。給其婦。臥棺中。就掩而瘞之。所至。破豪猾。姦吏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累食言。樞密院封南城縣侯。恢事父孝。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隸病革。令無厚歛。作書別親友而逝。有光隕地。贈少保。謚文肅。

上能吏

論曰。宋亦一代之史也。乃所稱紀循吏。壹何其眇耶。又。以紀多凌雜。求其政無聞焉。非以磨勘法冗。吏不安其官。徒無常。然耶。後又益輕外。臺從官不稱。若失職。乃補外。然耶。又舊史起州縣。稱善最。而他日躋膺仕者不列。則黃穎川。龔渤海。終冠於循良。非耶。大都宋循吏。當以程純公。晉城扶溝。朱文公。南康建州。陸文安。荆門。漸於。

化爲稱首業。具訓傳中。乃南渡建安。廣漢諸及門受學者。往往布州郡。稱良吏甚衆。今旁采附焉。善之乎。純公記晉城縣令題名。推言之也。其記曰。圖民治於久長。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效也。其紀綱條教。必本之人情。衷之天理。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積久。乃淳固而不遷。今之爲吏者。三歲而代業已遲之。雖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爲。設行之者。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自非有大功德於民。與夫凶殘之極。爲人所傳誦者。固宜其泯然。而無聞也。則次前政之名氏。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不亦猶古侯國。設史記事之遺意。與嗚呼。深矣。

